



寫情小說

# 恨海

上海廣智書局發行

恨

海



3 0471 2955 0

857.48  
436-6-4

# 恨海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訂婚姻掌判代通詞 | 遭離亂荒村櫻小極 |
| 第二回 | 情脈脈芳心增忐忑 | 亂烘烘驀地散東西 |
| 第三回 | 紫竹林無處訪鴻泥 |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 |
| 第四回 | 侍親娘荒店覓茶湯 | 尋夫壻通衢張字帖 |
| 第五回 | 警惡夢旅夜苦榮愁 | 展客衾芳心痴變喜 |
| 第六回 | 火熊熊大劫天津衛 | 病懨懨權住濟甯州 |
| 第七回 | 巧應對安穩出危途 | 誤因循夫妻遭毒手 |
| 第八回 | 論用情正言駁惡俗 | 歸大限慈母撒嬌娃 |
| 第九回 |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 | 冒嫌疑情女諫頑郎 |
| 第十回 | 遁空門惘惘悵情天 | 遭故劍忙忙逃恨海 |

# 恨海

## 第一回

### 訂婚姻掌判代通詞

#### 遭離亂荒村櫻小極

我提起筆來。要叙一段故事。未下筆之先。先把這件事從頭至尾。想了一遍。這段故事。叙將出來。可以叫做寫情小說。我素常立過一個議論。說人之有情。係與生俱來。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大抵嬰兒一啼一笑。都是情。並不是那俗人說的情。竇初開。那個情字。要知俗人說的情。單知道兒女私情是情。我說那與生俱來的情。是說先天種在心裏。將來長大。沒有一處用不着這個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罷了。對於君國。施展起來。便是忠。對於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對於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對於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可見忠孝大節。無不是從情字生出來的。至於那兒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應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個。只可叫做魔。還有一說。前人說的。



解情字透

紅樓西廂  
一齊抹盡

恨海

二

那守節之婦。心如槁木。死如枯井。之無瀾絕不動情的了。我說並不然。他那絕不動情之處。正是第一情長之處。俗人但知兒女之情。是情。未免把這個情字看的太輕了。並且有許多寫情小說。竟然不是寫情。是在那裏寫魔。寫了魔。還要說是寫情。真是筆端罪過。我今叙這一段故事。雖未便先敘明是寫那一種情。却是斷不犯這寫魔的罪過。要知端詳。且觀正傳。

却說光緒庚子那年。拳匪擾亂北方。後來鬧到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大小官員被辱的。也不知凡幾。內中單表一個人。姓陳。名榮。表字戟臨。廣東南海人。兩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學習。接了家眷來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藹。在南橫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頓。恰好他一位中表親戚。從蘇州原籍。接了家眷來京。一時尋不着房子。戟臨本來嫌房子太大。便分租兩間與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親戚姓王。名道。表字樂天。妻子蔣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樂天是個內閣中書。與陳榮臨一般的都未曾補缺。京官清苦。長安居不易。戟臨住了北院的五間房子。西院三間。王樂天住了。還有東院三間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錢。未免犯不着。因把召

賃的條子貼了出去。過了幾時，便有一個人來問，要賃房子。戟臨便招呼他看過，問起姓名。那人道：姓張，名皋，字鶴亭，廣東香山人。戟臨見是同鄉，更是歡喜，議定了租金。鶴亭便擇日搬了進來。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華。這是辛卯壬辰年間的事。說出來，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一個院子，三家人家，四個小兒女。那時都在六七歲上。王家本是陳家老親，張家又是陳家同鄉，同在一院裡居住。內眷們來往，甚是親密。四個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處頑。戟臨請了一個蒙師，在家裡教兩個孩子讀書。王張兩家，也把女兒送來附學。小孩子家，愈加親密。大家相愛相讓，甚是和氣。張鶴亭每過一兩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來鶴亭是一個商家，在上海開設了一家洋貨字號，狠賺了幾個錢。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門大街，每年要往來照應。凡是到上海去時，便托戟臨照應內眷。因此更成了知己。光陰迅速，不覺已過了五六年。戟臨已經補了營繕司實缺，滿漢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個木廠監督的差使。光景較前，畧爲好了。一日，李氏對戟臨說道：祥兒今年已是十三歲，瑞兒也十二歲了。他弟兄兩個，近來狠用心讀書。我看將來也不輸與老子。戟臨笑道：奇了，怎麼夫人平白地誇獎起兒子來。李氏

倒甚聰明  
記着

說話舉止  
是靈動的  
記着

呆笨不言  
笑的記着

道。不是我平白地誇獎他們。可知做父母的看見兒子好，心中便格外歡喜歡喜了。便多方要代他們打算。戟臨道：「打算甚麼呢？」李氏道：「打算同他們說定了親事。」戟臨道：「這一個忙甚麼。他們年紀小得狠呢。」李氏道：「老爺有所不知。我看見同院的兩個女孩子，和我們祥兒瑞兒，真是天生的兩對。便想說定了。」戟臨道：「同住在一个院裡，怕他們跑了不成。過兩年再說不遲。」李氏道：「不是怕他們跑了。我看得這一對女孩子，實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說了去。豈不是當面錯過。」戟臨沈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聰明。近來我見他還學着作兩句小詩，雖不見得便好，也還算虧他的了。說話舉止也還靈動。」張家棟華似乎太呆笨了些。終日不言不笑的。並且鶴亭是買賣人，一點也不脫畧。那一副板板的廣東習氣，還不肯脫。他未見得便肯和我們官場中結親。」李氏道：「我們且央媒人去求親，肯不肯再說。此刻提也不會提起。怎麼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當下商議已定。次日戟臨便央了兩位媒人，分投去說合。王樂天一口便答應了。把女兒娟娟許與仲謙。張鶴亭聽了，却與妻子白氏商量。白氏道：「這是兒女大事。官人做主便是。何必和我婦道人家商量。」鶴亭道：「不是這等說。我天天在外頭，回家的時候少。娘子天天在家見着。」



騷動是活潑的記着

揖讓應對  
自是官家  
專門學

他們祥兒倒底人品資質如何。雖然說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麼。然而一舉一動。與及平日脾氣。總可以看得出點來。他們現在一處讀書。可還和氣。這也是要緊的。白氏道。祥兒的舉動。倒比他兄弟活潑得多。常聽說讀書也是他聰明。至於和氣不和氣。這句話更可以不必說。此刻都是小孩子見識。懂得甚麼。鶴亭道。這倒不然。彼此向來不相識的。倒也罷了。此刻他們天天在一處的。倘使他們向來有點不睦。強他們做了夫妻。知道這一生一世怎樣呢。白氏道。他們天天多是哥哥弟弟姊妹姊妹的一處頑笑。有甚麼不睦。鶴亭便不言語。到書房裏看着衆孩子的情形。見他們都伏在案上寫字。和那教讀先生談了幾句。便踱了出來。那裏看得出個甚麼道理。可有一層。陳戟臨是箇仕宦世家。教出來的孩子。規矩却是甚好。所以祥瑞兩個。雖然十一二三歲的孩子。那揖讓應對。已同成人一般。這一着。鶴亭早就看在眼里。記在心上。這回同白氏商量。一則是看白氏心意如何。二則自己只有一個女兒。也是慎重他的終身大事之意。其實他心中早有七分應允的了。當下回到東院。再與白氏商量。不如允了親事。但是允了之後。必要另賃房子。搬開方纔便當。不然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不成個話。夫妻們商

景况好了  
便不分租  
與人了一  
笑

只要如此

奚落發露  
州人

量妥了。到了明日，便對媒人說。知媒人回了戟臨的話。自是歡喜。張鶴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尋了一所房子，搬了過去。戟臨便把東院收拾起來，做個書房。王樂天仗着是老親，李氏又苦苦留住，便沒有搬開。一面擇吉行文定禮。彼此交換了八字婚帖。娟娟仍舊上學，同着讀書。他生得眉青目秀，齒白脣紅，放了學時，常到李氏這邊來，孜孜憨笑。李氏十分歡喜，他撫摩玩弄，猶如自己女孩兒一般。鶴亭自從搬開之後，棣華便不讀書，只跟着白氏學做女紅。慢慢便把讀過的女誡、女孝經，都丟荒了。只記得個大意，把詞句都忘了。光陰荏苒，到了庚子那年，兩對小兒女，都長成了。棣華與伯和同庚，都是十八歲。棣華大了月份，仲藹十七歲，娟娟最小，也十五歲了。這年陳戟臨升了本司員外郎。這一年正是拳匪鬧事的時候，自從上年，便有了風聲。到了正二月裡，便風聲一天緊似一天。蘇州人向來膽小，王樂天又是身體孱弱的，到了三月裡，外面謠言四起。樂天便告了個假，帶了妻女，先行出京，回蘇州原籍去了。與戟臨說定，等過兩三個月，沒事，仍然帶眷來京。萬一有了事，這裡總是容身不得，便在上海相會。戟臨一一答應，送了一程，便自回去。此時仲藹娟娟都已知識漸開，大家都有戀戀不捨之意。近來

此情之施  
於父母者  
謂之孝也

張鶴亭到上海去了。只丟下家眷在京。自從樂天行後。那京官紛紛告假。回籍的。絡繹不絕。惱了政府。下了一個號令。不許告假。於是一衆京官。稍有知識的。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白氏慌得幾次到戟臨處。商量出京南下。爭奈此時已不能告假。白氏又只母女兩個。不便遠行。總想不出一個辦法來。直挨到四月底邊。忽接了鶴亭電報。說此間消息不佳。倘料得亂事將起。即祈南下。並請挈帶舍眷。云云。戟臨此時也沒了主意。外面謠言。一日數起。忽然說各國公使已經電調洋兵入京。準備開仗。忽然又說榮中堂已經調董福祥入京護衛。有人又說董福祥的兵盡是拳匪。有个又說端王已經向公使館下了戰書。明天就要開戰。此時京裡的人。那一个不慌做一團。到了五月初一。更是人心惶惶。那拳匪在街上橫衝直撞。戟臨慌了。便請了白氏來。叫他收拾細軟。帶了女兒出來。自己派了家人和兩個兒子。一同起身。白氏依言。即日收拾了行李。帶了女兒。棧華同來。當此亂離之際。也不及講那未婚廼避的儀文了。戟臨分付兩個兒子起行。仲藹道。父母都在這裡。當此亂離之時。豈有兩個兒子都走了的理。只等哥哥陪了張伯母出京。孩兒留在這裡。侍奉父母。萬一亂事起了。也同父母在一處避亂。戟臨道。

我是做官的人，不得不遵守命令，不能告假。你們何苦身處危地，莫若我在這裡。你兩個奉了母親和親家母一同去罷。李氏道：老爺在這裡，我們豈可以都走了？還是孩兒們同去的好。仲藹道：母親和哥哥同去罷。孩兒在這裡侍奉父親，執隨道：小孩子懂得甚麼，還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仲藹道：別的事不敢令父親動怒，這件事任憑大人責罰。孩兒也不敢行。執隨無奈，只得叫伯和一個，帶了家人李富，同了白氏母女，僱了兩輛驢車動身。到了火車站上，要附坐火車到塘沽去。誰知到了車站時，站上的人一個也沒有了。說是今天不開車了，因為怕洋兵進京，已經把鐵路拆斷了。伯和沒法，只得和白氏商量，且坐了驢車過去。僥倖趕到豐台，可望有車，又和車夫商量，加了他車價，一路向豐台而去。那驢車又不敢在鐵軌旁邊行走，恐怕遇了火車，不及迴避，只得繞着道兒走。走到太陽下山，將就在一家村店裡住了。這家店統共只有一間客房，房裡又只有一張土炕。棣華此時真是無可奈何，只得低垂粉頸，在一旁坐下。這家村店却又不備飯的。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面，胡亂買幾個燒餅充饑。幸得沒有第二夥人投宿。伯和同家人車夫，在堂屋裏打盹。過了一夜。次日那車夫便不肯行。無奈又只得加

他車價。伯和許了他。每天每輛給他七兩銀子。不問一天走多少路。走一天算一天。說明白了。方纔套車起行。走到豐台車站。只見站上燒的七零八落。車夫又不肯行。捱了多少嘴舌。方纔前進。是日又趕不到黃村。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伯和因為與棣華未曾結親。處處迴避。一連兩夜。在外間打盹。北邊村落房屋。外間是沒有門的。因此着了涼。發起燒熱來。這天就不能行動。只得在那村店裡歇住。白氏甚爲心疼。便叫到房裡炕上睡下。憩息。棣華只得在炕下一張破椅子上。背着身子坐下。幸得帶着有廣東的午時茶。白氏親身和他熟了一碗。吃下去。到了下午。纔好些。那車夫又囉唆着說。縱不起行。也要七兩銀子一天。那李富又和他爭論。伯和便道。不要爭了。依了他們罷。那車夫聽了。方纔無話。是夜伯和就在房內歇了。好得北邊土炕甚寬。只要房子有多大。那炕便有半個房子大。動輒可以睡得十多人。白氏把一張矮腳炕几。擺在當中。讓伯和睡在几那邊。自己 and 女兒就睡了几這邊。若在北方人。這等便是分別得狠嚴的了。棣華何曾經過這種光景。又是對了一個未曾成婚的丈夫。那裡肯睡。只是背燈低首。默默坐下。伯和白天裡吃藥取汗。睡了一大覺。此時反睡不着。躺在炕上。但見一燈熒然。

棣華獨坐。白氏在那邊已睡着了。對此光景。未免有情。便輕輕的說道。姊姊睡下罷。看官須知。棣華比伯和大了兩個月。從小在書房裏。便是姊弟相稱的。所以此時伯和也照前稱呼。叫一聲姊姊。切莫動了疑心。說廣東人的夫妻。是以姊弟相稱的。閒話少提。且說。棣華聽了伯和這句話。低頭不語。伯和又道。有炕几隔開了。伯母又在那邊。你看那紙窗都破了。雖是夏天。夜深了。不免要有風的。不要受了涼。棣華低着頭。半晌。慢騰騰的低聲說道。賢弟請將息罷。病纔好了。伯和聽說。一骨碌坐起來。不知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情景如見

第二回

情脈脈芳心增忐忑

亂烘烘薰地散東西

却說伯和一骨碌坐了起來。棣華暗吃一驚。他起來做甚麼。他叫我睡。雖是好意。却不要因我不睡。強來相干。那就不成話了。只聽得他說道。姊姊睡罷。不要熬壞了身子。明天還要動身呢。棣華低聲道。賢弟請睡罷。病纔好了。不要又着了涼。我困了。自然要睡。

此時互相  
憐愛之情  
何其濃也

想得好主  
意

寫女兒情  
態如畫

伯和也不答話。把夾被窩推過一邊。俯身取鞋子穿上。走下地來。方纔說道。我仍舊到外面打盹去。姊姊請安睡罷。說罷出去了。棣華暗想。我們還是小時候同過頑笑。這會隔別五六年不見了。難得他這等憐惜我。自己病還沒有大好。倒說怕我熬壞。避了出。去。他這個病是爲迴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來的。今夜豈可再去累他。欲待叫時。又羞於出口。欲待不叫於心。又不忍便站起來。輕輕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親醒醒。白氏驚醒。問是甚事。棣華低頭不語。白氏笑道。甚麼事。叫醒我。又沒有話說。一面坐了起來。又問甚麼事。棣華只是低着頭。一言不發。白氏甚是疑心。一回頭。看見伯和不在炕上。便問那裡去了。棣華向外間一指。眼邊不覺一紅。白氏正要下地。只見伯和走了進來。說道。我在這裏。姊姊總不肯睡。所以我仍迴避出去。白氏搶着道。這又何必。現在我們是逃難的時候。那裏還論得許多規矩。賢姪快睡了。女兒快過來。靠我這邊躺下。誰病了都不好呀。伯和拿眼望着棣華。棣華只是低着頭。白氏道。賢姪先睡下罷。我會叫他睡。伯和便上炕去睡了。白氏伸手把棣華拉到炕沿上道。睡罷。不要累得人家不安。棣華還只低着頭。坐在炕沿上。白氏催了幾次。方纔盤起腿。到炕上和衣躺下。心中暗想。

心中忽有  
如許他字  
試想是何  
心腸

恨海

十二

又是孝

絕無苟且  
事而畏羞  
如此寫小  
兒女如繪

我若是不睡，便連母親也累得不能睡了。只是這嫌疑之際，令人十分難過。倘是先成了親，再同走，倒也罷了。此刻被禮法所限，連他的病體如何，也不能親口問一聲。倒累他體貼我起來，我若是不睡，豈不是孤負了他一番好意？又想到尚未成婚的夫妻，怎麼同在一个炕上睡起來？想到這裡，未免如芒在背。幾次要坐起來，又怕累得伯和不安，只得勉強躺着。一夜想這個，想那個，何嘗睡得着。天纔亮了，就坐起來，微舒倦眼。往伯和那邊一望，只見他側着身子睡了。把一床夾被窩，翻在半邊，暗想：此刻天將黎明的時候，曉風最易侵人的，況且正對了那破紙窗，萬一再病起來，這身子怎生禁得？要待代他蓋好了，又不好意思，待要叫醒母親，又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今日諒情，要動身的了，不多睡一會，怎禁得在車上勞頓？待要叫醒伯和時，又出口不得，思來想去，沒有法子，只得輕輕下了地，悄悄的走過來，輕攏玉手，把夾被窩一拉，代他蓋了。誰知白氏早已醒了，不過閉着眼睛，養神。棣華代伯和蓋被窩，恰遇了白氏雙眼一睜，早看見了，便道：你再也代他掖好點呀。這一句話，不打緊，却羞的棣華滿面通紅，直透到耳根都熱了。連忙退了幾步，坐到椅子上，暗想：若是成了禮的夫妻，任憑我怎樣，都不要



比好个現成

緊。偏又是這樣不上不下的。有許多嫌疑。真是令人難煞。索性各人自己投奔。兩不相見。不過多一分惦记。倒也罷了。偏又現在對面叫人處處要照應。又不能照應。弄得人不知怎樣纔好。想到這裡。不知怎樣一陣傷心。淌下淚來。白氏坐起來。一眼瞥見。問道。哭甚麼。棟華拭了眼淚。勉強應道。沒有哭。白氏嘆道。我也知道你爲難。但是你們非平常的可比。從小兒在一處的。姊姊弟弟相處慣了。今日在這亂離之際。是迫不得已的事。又有我在旁邊。其實嫌疑兩個字。也可以從權免了。我見王家娟娟和他們小瑞兒。是終日有說有笑的。雖然他們是老親。究竟也是個未曾成禮的夫妻。娟娟何嘗像你我。我們早是搬開了。倘使當年不搬開。你便怎樣過呢。棟華聽了。猛然想起。倘使當年不搬開了。一向不知是何景象。那時候年紀小。自然不懂得甚麼嫌疑。直到今日。倒也相處慣了。猶如養媳婦一般。倒也罷了。偏是我處的這個地位。難正在胡思亂想。伯和也翻身起來了。揉眼問道。伯母姊姊好早。怎都起來了。白氏道。賢姪今日可全愈了。伯和道。好了。今天可以動身了。但不知外面情形如何。白氏道。不知這裡可打聽得出來。伯和道。這裡的人。胡塗得狠。昨天我問他們。他們都是所問非所答。但知道大師兄殺毛。

子。又是甚麼天兵天將的亂說。一遍沒有一句聽得的話。我們只索早點動身。到前面去再打聽。說罷出去。叫起李富。燉水洗臉。白氏母女也梳洗過了。伯和叫套車。忽然兩個車夫之中。有一個說不去了。我不做這買賣了。我昨天晚上聽得人說。毛子兵已經到了衛裡。正和大師兄在那裡開仗。毛子用的是槍礮。大師兄用的是神兵神火。大師兄便不怕槍礮。咱們可不行。我不能爲了賺幾兩銀子。去陪你們做礮灰。那一個車夫還勸他。說咱們都是大清朝人。大師兄扶清滅洋。自然保護咱們。去走走怕甚麼呢。李富便說。咱們不一定到天津。隨便到了黃村也罷。安定也罷。耶坊也罷。只要過了火車。我們便上火車去了。焉見得一定要到天津做礮灰呢。那車夫道。你還做夢呢。還有火車。你這一輩子莫想了。所有鐵路。都被大師兄一把神火燒的化了水了。伯和聽得。便出來問怎麼樣了。那車夫道。不必問怎麼樣。總而言之。這買賣我不幹了。算還了我車價。我回去了。伯和問這一個車夫道。你呢。車夫道。他不幹由他不幹去。只是你們四個人。同坐了我的車。只有一個牲口。那裡拉得動。早知道要長行。應該弄一輛雙套車纔是。伯和道。在這裡再僱一輛車來。不知可有。車夫道。這小鄉莊地方。那裡去僱車。或者

奇談

北方統稱  
騾馬之屬  
曰牲口

真算得到  
華華爲利  
是者往往如  
又算得到

僱兩匹牲口。倒或者可以有的。伯和道。那麼你代我們去僱來。車夫答應去了。那一個便嚷着要車價。伯和只得給了他。他便趕着空車去了。不一會。那僱牲口的車夫回來了。說這裡連個牲口都沒有。有的都是人家自己養的。不肯受僱。伯和道。這就沒法了。只好同坐了一個車的了。車夫道。不是我不肯。無奈牲口肯不動。伯和道。拉不動。走慢點就是了。並且我們跨車簷的。未嘗不可以下來走走。車夫道。那麼要加我點價。伯和道。加你二兩銀子一天就是。車夫笑道。你老爺也太會打算了。兩輛車都是七兩銀子一天。此刻那一輛辭了。只加我二兩。老爺到省下五兩來。伯和道。你要多少呢。車夫道。把他辭了的。都給了我。不公道麼。李富道。豈有此理。咱門出了七兩銀子一天。只跨個車簷。伯和道。算了罷。就照給他罷了。這個離亂的時候。還講甚麼呢。車夫答應了。便走了出去。要叫他搬行李時。却不知他那裡去了。伯和回到房內。悄悄對白氏道。我方纔站在院子裡。和車夫說話。看見門外逃難的車。比前兩天更多了。外面的光景。益發亂了。我們把緊要的東西。悄悄的分纏在身上罷。白氏聽了此言。不覺慌了道。外面怎樣了。棣華道。母親且莫問。這個是好主意。纏在身上。總比放在箱子裡穩當些。白氏連忙

取出鑰匙。開了小皮箱。取出首飾匣。把兩對珠花拆散了。與幾件金首飾。母女兩個。分纏在身上。棣華看匣裡還有十兩金葉。取了出來。對白氏道。這件怎樣。白氏道。這個交給賢姪罷。伯和正在那裡。開了自己箱子。取銀子。多了。不好帶。少了。又怕失了。箱子不夠用。十分躊躇。聽得白氏此言。回頭一看。棣華便把金葉遞給伯和。伯和接在手裡。把二三十兩散碎銀子。纏在身上。又在身上解下一件東西來。遞給白氏。道。這是家傳的一件頑意兒。家母給了我。此刻身上有了累贅東西。帶他不便。請伯母代我收了罷。白氏接過來。棣華俏眼看去。是一個白玉雙喜牌。白氏便要放在箱子裡。棣華道。這東西放在箱子裡不穩當。還是帶在身上罷。白氏便遞給棣華。棣華重新把身上東西解下。把雙喜牌放在一起。再纏上去。伯和又取了幾十兩銀子。交給李富。叫他纏上。又取出這幾天的車價來。鎖了箱子。把十兩金葉。分做兩處。解開腿帶。把他束在腿上。然後叫車夫。誰知那車夫還沒有回來。只得等他。等了好一會。方纔來了。家人幫着搬行李上車。白氏母女互相挽扶。出了店門上車。伯和給了店錢。又叫車夫進來。交給他車價。說明連今天的十四兩也在內了。你且帶在身邊。我恐怕路上有失。丟了箱子。沒得給你。

明明是交  
換託念

讀之令人  
回想在北  
方看車夫  
趕車尙欲  
失笑  
此出許  
久之故也

說破他了  
自然只好  
不做理會

累你白忙了幾天。車夫歡喜，接在手裡道：果然今天逃難的人更多了。我問問他們，也有前天出京的。也有昨天纔出京的。這僭便走到這兒了。可見得事情是急了。一面說着。放下馬鞭子。把銀子放在肚帶子裡。一同出了店門。伯和同家人。一邊一個。跨上了車簷。車夫嘴說道：好。咱們碰運氣去。運氣壞的。做了礮灰。運氣來了。多掙幾兩銀子。說着。把馬鞭一揮。滴滴溜溜的滾着。舌頭。那騾子便發腳行動去了。伯和在車簷上看時。却多了一匹騾子。便問車夫道：你那牲口往那裡弄來的。車夫道：是我設法去賃來的。也化了五錢銀子一天的賃價呢。不然。一匹牲口。究竟怕他累慌了。伯和道：那麼你頭一次說去賃來騎的。怎麼又說沒有。車夫道：賃來拉車。我是仍要回來的。可以還他。若是騎了去。他們那邊又沒有下站接應。你們不還他。他向誰要呢。家人道：咱們賃來騎了。總是和你在一起的。難道你到了天津。不能代他們帶回來麼。車夫道：頭回可是沒想到這一着。李富冷笑道：怎麼叫沒想着。不過咱們騎了牲口。你不能要咱們雙倍車價罷了。車夫不做理會。只管趕著車走。伯和在車上。留心看那往來的車馬。十分擁擠。暗想此時由京出來的。自是避亂。還有望這條路上來的。難道反投到亂地裡去麼。怎

京都人稱曰天津衛  
曰天津衛  
曰天津衛

北方打尖  
品物如此  
務字去聲

得一個熟人問問便好。怎奈來來往往的。留心看了半天。總沒有一個熟人。因問車夫道。他們那個往這條道上來的。是甚麼意思。車夫道。誰知道呢。此刻四起都是謠言。城裡往衛裡跑。衛裡又往城裡跑。其實往裡都不得太平。有一天認真的大師兄和毛子開了仗。他們的輸贏。咱們不管。只別糟蹋咱們旁邊人就好了。一面說着話。到了中午時候。便是一家村店門首。停住打尖。那店裡黑壓壓的人。已坐滿了。白氏母女。便不下車。伯和到店裡。胡亂吃些東西。買了兩張烙餅。一盤子攤黃菜。泡了一壺開水。叫李富送到車上去。給白氏母女充饑。車夫先解下牲口去喂了。自己却要了一壺酒。拿烙餅。捲了攤黃菜。吃着過酒。伯和先吃完了。站在店門口。等車夫。此時門外停的車。益發多了。本來是一條官道。很濶大的。闊了個肩摩。擊。擠擁不開。伯和正望着時。一輛車子到了門首。停下。車上下來了三個老者。也來打尖。店裡面坐不下了。就在門外的一張破桌子上坐下。伯和看那三個人。像是個做買賣的樣子。因走近一步。問道。請問三位。可是從衛裡來。可是往城裡去。內中一個老者道。我們雖是從衛裡來。却不往城裡去。是往保安州避亂的。伯和道。衛裡此刻不知可還太平。老者道。不要提起。已經鬧得不

北方百姓  
何嘗無明  
白人

成樣子了。昨天洋人撥了幾百名洋兵，到京城裡保護使館。火車已停班，不開了。洋人要借火車進京。鐵路會辦唐觀察不肯借。同他爭了幾句。洋人便拿起洋槍來要打唐觀察。沒了法，只得借給他。聞得沿路鐵軌多有損壞的。不知他們可會到京。伯和道：我們出京多日了。車子不能接站走。老盼不到衛裡。老者道：閣下想是要到南邊的。到了衛裡，趕着要走。我看不過幾天。那裡就要大亂的了。最好是望天津到唐沽的鐵路未斷。先到了唐沽去。更放心些。伯和道：那一班大師兄，究竟是甚麼意思。老者搖頭道：這是一班小孩子，瞎鬧。怕不鬧個大亂子出來。可憐天津衛。從明朝至今，未曾遭過兵劫。這一回只怕不免的了。說話間，車夫吃過了酒，套了車，要起身。伯和別過老者，跨上車簷，動身而行。這一天趕的快，已經過了耶坊。伯和因為吃了東西，飽了，跨在車簷上，顯的不舒服。便下來同家人兩個徒步而行。行不到三里路，忽然一堆人，捲地而來，也不知爲數多少。沒命狂奔，口中亂嚷，不好了。毛子來了。伯和被衆人推的，非但不能前進，而且要返身跟着他們向來路返走了。急的沒了主意。那腳步又不能做主。後面來的人過於洶湧，任憑怎樣支持，總是立腳不住。隨着衆人返走了十多里路，又不是原路。

那車子也不見了。李富也失散了。不知失散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紫竹林無處訪鴻泥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

以訛傳訛  
不問情由  
便先慌了  
大都如此

己在三十  
里外了何  
由得知

却說伯和被這一羣人捲地而來的衝散了。既不見了車輛。又不見了李富。又不知端的爲了甚麼事。這般慌張。問問那逃走的人也。都莫名其妙。只不過看見人走也。走就是了。亂定了一陣。慢慢的散開了。伯和循着舊路。要尋那車輛。及至尋至原處。天已黑了。過往的車。影兒也沒了。大約這箇時候。都投了店了。只得在就近村店裡去打聽。又都沒有十分心急。時候又夜了。沒奈何。只得也投了客店。胡亂過了一夜。到了次日。天色黎明便起來。到各處去尋訪問了幾家村店。都回說不知。暗想莫非已經往前面去了。只得望南緩步行去。心中十分張皇。不知怎樣纔好。總不得一個主意。甚至連那李富都杳無下落。身邊束了幾十兩銀子。到了此時。轉嫌累贅沈重。行走不便。心神無主的順步亂行。遇見有村落的地方。便去訪問。總是毫無信息。行行去去。走到一個所在。



此昨日一  
羣人狂奔  
之故也可  
想

遠遠的望見有一所高大房子。留心走近去看時。房子那邊停着一串火車。那車頭上還在那裡冒烟。心中暗暗歡喜。莫非他們已經上了火車了。急急的望前而行。打從一片田上。要越過去。正在低頭之際。忽聽得迎頭一聲叱喝。抬頭看時。遠遠的站着一個洋兵。手執洋槍。許多洋人在鐵路上作工。原來這裏是落堡車站。洋人借了火車。運兵進京。走到此處。鐵軌被拳匪弄壞了一段。洋兵在那裡收拾。伯和不知就裏。前去觀看。順便要探訪白氏母女消息。却被這個守路洋兵喝住。伯和不免一呆。便立住了腳。洋兵見他立定。便拿槍對着他要打。嚇得伯和翻身就走。那洋兵從後追來。伯和捨命狂奔。方纔得脫。心中愈覺惶惶。正不知白氏棲華。是否被洋兵殺害。投到一家店裡打尖。順便訪問消息。此時已經過午。不是打尖時候。故店中人甚少。伯和便向店小二訪問。小二順口答道。今天晌午時候。是有一輛車。坐了兩個娘兒們。到這裡打尖來。說是要趕到衛裡的。伯和信以為真。因又問道。我是昨天走散了的。此刻要僱一輛車到衛裡去。不知可有僱處。小二道。這裡小地方。沒有車子。就有一兩家車店。這兩天來往的人多。早就僱空了。老爺要僱。還得趕上半站。到了楊村。憑你要僱車子也有。牲口也有。伯

和聽了。吃過了兩張烙餅。即便起身。走到晚上。不得到楊村。便在一个小村落。覓了一家野店。歇了一宿。次日早起。趕到了楊村。已是中午時候。打過了尖。便僱一匹驢子騎上。加上一鞭。趕到西沽時。日已平西。早有車店接應。下了驢。歇了一宿。次日清早。便步過了虹橋。僱了一輛東洋車。飛奔紫竹林而來。逕到佛照樓問信。這一家佛照樓客棧。是廣東人所開。十分寬大。凡是富商顯宦。路過天津。都向那裏投止。廣東人自不消說。除了他家。再也不向別家歇宿的了。所以伯和一到。便來打聽。入了棧門。向帳房中詢問。如此這般的兩個女眷。可曾到此。那掌櫃的便在客簿裏一查。說沒有。伯和心中。不覺登時失望。如墮五里霧中。只因他信了那店小二的話。以爲他所說的一定是白氏。緣華了。依他所說。自然早已到了天津。於是一心一意。以爲到了此地。準定可以相見的了。誰知那小二是隨嘴亂話的。這一个却信以爲真。到底望了一个空。不覺垂頭喪氣。只得又到紫竹林一帶小客棧去打聽。那裏有个影子。只得自己仍到佛照樓投宿。他心中打算。這佛照樓是廣東人嚮聚之所。我先住在那裏。或者他們後到。也可在那裏相見。誰知佛照樓掌櫃的。見他沒有行李。不肯收留。伯和只得把如何出京。如何散

失的話說了出來。提及了張鶴亭。那掌櫃的和他相識。方纔留了。伯和取出銀子。草草的置備了鋪蓋。從此就在佛照樓住下。天天盼望踪跡。凡過了門前車馬之聲。便跑出來。張望望見入門的人。不是白氏母女。又復嗒然若喪。他便這等盼望。誰知白氏母女並未會到天津來。那天在路上。遇了那一羣人衝將過來時。衝得車橫馬亂。甚至有車翻馬倒的。白氏母女所坐的車。雖未翻倒。怎奈那車夫賃來的那匹驢子。性子極其倔強。北邊的雙套車。不像上海的洋式雙馬車樣子。只有一匹牲口。套在車轅之內。另外一匹。是用一根長繩。一頭拴在車上。一頭拴在牲口身上的。兩匹牲口。一前一後。那車夫自然把自己的牲口套在轅內。那賃來的用長繩拴了。在前頭走。一羣人衝來時。把那驢子衝橫了。本來向南走的。此時驢頭却向了西。驢子的倔強性。便發作了。向西飛跑。車子也跟着他轉了向。這一匹牲口。也被他帶的不得不跟着飛跑了。車夫在車簷上顛得跌了下來。及至扒起來。追時。那裡追得及。只跟在後面。沒命狂追。嘴裏不住聲的叫。嗚。嗚。原來北方的牲口。是懂得聽號令的。平常趕車。只要車夫叫一聲。嗚。他便站住了。不動。此時他跑的性起。自然任憑你叫一千聲。也沒用的了。白氏母女起先望

見擁來了許多人。已是嚇的魂不附體。及至那騾子性發飛跑。把車夫掀翻在地。更是嚇上加嚇。那路又不平。車子格外顛播。得利害。白氏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洲。一陣暈了過去。棣華急得雙手抱住。在車內大叫救命。那騾子一口氣跑了三十多里路。將近一個村落。纔被一個鄉人攔住。一手執住了轡頭。車纔停了。騾子還把雙足向後亂踢。棣華還在車內連哭帶喊的叫母親醒來。歇了半晌。那車夫方纔氣喘吁吁的趕到。向那鄉人道謝。棣華一手摟着白氏。一手掀起車簾。向車夫道。你快到那裡討點開水來。這裡人也嚇暈了。快灌救要緊。車夫道。這個地方。那裡去取水呢。那鄉人聽了便道。怎麼嚇壞了人麼。快快把車拉近村口來。我給你們開水。說着飛奔先去了。車夫拉了牲口。慢慢的向村莊上去。村莊上的人。知道有人在車上嚇壞了。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跑出來圍着車子觀看。問長問短。此時白氏眼皮掣動。似有醒意。恰好那鄉人拿了開水來。棣華道了謝。接過來。慢慢灌了下去。白氏一口氣回了過來。微微睜開眼睛。說道。嚇煞我也。車外的人都道。好了好了。回過來了。棣華尋思。此時母親病了。不便走路。因問這裡是甚麼地名。有店沒有。天已不早了。有店。我們先下了店罷。那鄉人道。我們這

此處是北方風俗厚處。若是南方促狹鬼任。你死了鬼若。千人看了。燕關在旁邊看。

誰問你那許多來此  
 所謂隨手  
 寫來都成  
 一笑了事  
 過了此整  
 暇之甚真  
 何是無可奈  
 自是嚇出  
 來的病情  
 寫小兒女  
 處處羞怯  
 情形不知  
 如何會  
 出來  
 此他字是  
 不容未嫁  
 女郎道者  
 故頓住而  
 臉紅也  
 此指李富  
 而言故便  
 無妨

裡有名的鄉莊。叫做八百戶。往西再走。便是九百戶。六百戶却在南道上。七百戶在北道上。這裡並不是通衢大道。要下大客店。可沒有。是若肯下小店。只我便是開店的。棣華道。就小店也不妨。鄉人聽說。便把車拉到莊內。到了店門首。歇下。棣華扶母親下了車。鄉人幫着車夫。把行李取了下來。送到房裡。白氏覺得身體酥軟。頭重腳輕。心神飄蕩。氣息微弱。棣華扶到炕沿坐下。忙忙開了鋪蓋。伏侍睡下。白氏道。好女兒。你憩憩罷。辛苦了。你嚇着了。沒有。棣華道。女兒不嚇。母親放心。白氏道。伯和賢姪呢。棣華本來先受了那一羣人衝來的嚇。又受了驃子溜韁的嚇。末後更見母親暈絕了。這一嚇。非同小可。那一寸芳心。答納了這許多吃嚇的事。早把伯和嚇的忘記了。此時被白氏一提。不覺失聲。說道。噯呀。說聲未絕。把臉一紅。又咽住了。白氏忙問道。怎麼了。棣華低聲說道。沒有。白氏此時忘了自己身體酥軟了。連忙坐起來道。想是衝散了。這還了得。還不快着人去尋來。棣華道。母親纔嚇壞了自己。將息着。保重點罷。他句說到這裡。便登時頓生了口。兩頰緋紅。起來。白氏一疊連聲叫家人李富。棣華道。李富也沒看見。想是衝散了。我們車子打橫的時候。還看見他在旁邊。想必他也見我們。不定會尋來。

有了銀子  
便肯行所  
謂有錢使  
鬼推磨也

一口中偶露  
頓住不肯  
說意中偏  
有許多他  
字許多他  
猶以爲

的。白氏道。丟了他們。可不得了。快去尋來。便叫車夫去尋。車夫道。來了那一大堆子人。把他們一捲。都捲的往北去了。這裡走到原路上。有三十多里。再往北去。又不知在那裡怎樣尋得來。天又快黑下來了。棣華想了一想。道。我給你五錢銀子。做跑腿錢。尋了出來。再重賞你。說罷。在衣袋裡取出一塊五錢重的碎銀。出來。放在桌上。車夫拿在手裡。顫了一顫。道。既如此。我便去尋來。說罷。去了。白氏仍舊躺下。棣華心中。七上八下。想着。伯和到底不知怎樣了。他若是看見我們的車子。自然該會尋來。但不知被那些人擠得他到那裡去了。他是一個文弱書生。向來不會歷過艱險。這一番不知嚇的怎麼樣了。病纔好了的人。不要再嚇出一場病來。忽又想起他病纔好了。自然沒有氣力。偷使被人擠倒了。豈不要踏成肉醬。想到這裡。不覺柔腸寸斷。那淚珠兒滾滾的滴下來。又恐怕被母親看見。側轉身坐了。暗暗流淚。忽然又怪他爲甚麼不跨在車簷上。便可以同在一起了。雖那車夫下跌了下來。但跌雖跌了。可就知道跟尋了不見。那車夫到底追了上來麼。又想這都是我自己不好。處處避着嫌疑。不肯和他說話。他是一個能體諒人的。見我避嫌。自然不肯來親近。我若肯和他說話。他自然也樂得和我說話。就

未足更提  
其名而呼  
之曰弟弟  
白你真是  
體會得到  
描摹得出

沒。有。事。了。伯。和。弟。弟。呀。這。是。我。害。了。你。了。倘。有。個。三。長。兩。短。叫。我。怎。生。是。好。這。會。你。倘  
回。來。了。我。再。也。不。敢。避。甚。麼。嫌。疑。了。左。右。我。已。經。憑。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許。與。你。的  
了。正。在。胡。思。亂。想。那。店。家。到。門。口。來。問。道。太。太。們。做。夜。飯。不。做。棣。華。回。身。看。看。白。氏。却  
睡。着。了。因。對。店。家。說。道。你。們。做。好。了。多。少。拿。點。進。來。罷。店。家。道。我。們。這。裡。是。不。做。客。飯  
的。要。做。時。請。小。姐。拿。錢。去。買。麵。棣。華。取。了。七。八。十。文。銅。錢。給。他。回。身。看。看。白。氏。時。雖。是  
睡。着。却。身。上。燒。的。火。炭。一。般。兩。頰。緋。紅。不。覺。慌。張。起。來。抖。了。一。床。夾。被。窩。輕。輕。同。他。蓋  
上。自。家。守。在。旁。邊。天。色。已。黑。將。下。來。店。家。送。進。一。盞。馬。口。鐵。的。洋。燈。放。在。桌。上。自。去。棣  
華。又。想。起。天。已。黑。了。他。此。時。不。知。被。擠。在。那。裏。今。天。晚。上。又。不。知。睡。在。那。裏。身。邊。的。金  
銀。不。要。失。落。了。纔。好。倘。是。失。落。了。便。不。好。了。忽。又。想。起。他。是。一。個。文。弱。書。生。不。要。反。爲  
了。那。些。金。銀。鬧。出。亂。子。來。此。刻。正。在。亂。離。之。際。這。件。事。第。一。耽。心。想。到。這。裏。不。覺。一。陣  
陣。的。汗。流。浹。背。忽。聽。得。白。氏。大。叫。一。聲。賢。姪。快。救。我。叫。聲。未。絕。便。是。驚。醒。了。棣。華。俯。身  
問。道。母。親。怎。樣。了。白。氏。張。眼。道。甚。麼。時。候。了。棣。華。道。纔。斷。黑。不。久。白。氏。道。我。身。上。可。是  
發。熱。棣。華。道。燒。得。狠。呢。母。親。可。要。喝。茶。白。氏。道。給。我。一。口。罷。棣。華。忙。取。出。茶。葉。放。在。壺

裏。走到房門口。問店家要開水。店家道。水還沒開呢。等一會兒罷。飯做餅還是做湯。棣華回頭問白氏。白氏道。我不吃了。你愛吃甚麼。叫他們做甚麼。棣華便對店家說道。不吃了。留着明天做罷。店家接了茶壺。棣華仍到炕沿上坐下問道。母親方纔做夢來。白氏道。你怎麼知道。棣華道。母親自己叫出來的。白氏道。叫甚麼。棣華道。叫。叫。叫。賢姪。我把母親自己叫醒了。白氏道。怎麼真個叫起來。我夢見白天裏那許多人。又擁到這裏來了。看見伯和賢姪。也在人叢中。忽然一個人。拿起大刀殺進門來了。向我亂砍。我便叫起來。這一叫。就醒了。說話間。店家送進茶來。棣華斟了一杯。遞給白氏。白氏喝了。說道。我又是頭痛。又是頭重。怎生是好。棣華道。母親將息點罷。不要勞神了。白氏道。方纔你背着我。流淚。我也在那裏傷心。伯和雖是我的女婿。却是人家的兒子。倘是散了。不到幾天。還得相見。便好。倘或有甚麼長短。將來怎生對親家。棣華聽了。觸起心事。止不住一陣珠淚。又撲簌簌的灑將下來。白氏道。我兒。快不要傷心。你要這樣。我更難過了。正說話間。外面忽然闖了一人進來。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五錢銀子  
足數一醉  
矣一笑

### 侍親娘荒店覓茶湯

#### 尋夫婿通衢張字帖

却說白氏母女正在彼此互相慰藉。忽然闖了一個人進來。抬頭看時。正是那車夫。白氏忙問道。找着了沒有。那車夫滿臉酒氣。手中拿着一根旱烟管。薰得滿屋子的大蒜臭。大着舌頭說道。那裏都找到了。今兒那一鬧。走散的人也不知道多少。各處車店裏去問。都說是來找人的。也不知有多少起。誰有空兒去問他姓甚麼叫甚麼。把我的腿也跑折了。也問不出個影子來。棣華便道。你去歇歇罷。那車夫便出去了。棣華對白氏道。母親。這件事却怎生是好。我們且不要慮日後的事。就是眼前。沒個男人。我們在路上也不得方便。況且母親身上又不好。白氏道。此時我也沒了主意了。只覺得頭暈頭痛。心裏亂跳。身上又燒得滾燙。你叫他們弄點午時茶我吃罷。棣華答應着。取出午時茶來。走到房門口。要叫店家。誰知都睡了。叫了幾聲。不見應。取出表來一看。纔得九點鐘。要自己出去弄時。那房門以外。是漆黑的。正在那裏呆想主意。白氏道。他們睡了。便由他去罷。棣華道。他們睡了。待女兒去弄來。白氏此時覺得十分辛苦。也急於望好了。

自出京後  
一路寫趕  
車落店至  
此再極力  
一描摹竟  
是一篇北  
方風土記

好動身。便由他去弄了。棣華取了一根紙撚兒。點了个火。出到外間。四面一照。只見牆上掛着一盞馬口鐵洋油燈。便先把他點着了。四面一看。只見西面靠牆。擺着一張方桌子。桌上橫七豎八的擺了許多筷子碗盞之類。東面牆腳下。打了一口土竈。樹葉樹枝高梁桿子鋪滿一地。竈上安放着一口鐵鍋。旁邊放着一個沙罐。拿過來一看。是空的。却沒有蓋。又沒有水。吹着了紙撚。到院子裏一照。並沒有甚麼。只有兩匹牲口拴在那裏。回到後院。一看。有一口小缸。用一頂戴殘的草帽蓋住。揭開一看。喜得是半缸水。便進去。在桌上取一個碗出來。先洗乾淨了。取了一碗水。舀在沙罐裏。又沒有小爐子。尋了許久。在樹葉堆裏尋了出來。這沙罐沒蓋。便拿一個碗來蓋了。抓一把樹枝樹葉生起火來。不一會。水開了。揭去碗一看。是碧清的。纔想起未放午時茶下去。忙到房裏取出來。放下去。煎了一會。約莫好了。舀了一碗出來。把爐子裡火弄熄了。壁上的燈也滅了。拿到房裡去。白氏却又睡着了。便輕輕推了一下道。母親。喫茶罷。白氏夢中大驚而醒。問道。做甚麼。棣華道。母親休驚。女兒在這裏。白氏道。我睡着了。就是夢魂顛倒。甚是害怕。棣華道。這是母親受了驚之故。靜養點就好了。午時茶煎好了。可要吃一口。說

罷。遞了過去。白氏坐起來。吃了幾口。重又睡下。棣華取過來被窩。代蓋了。守坐在旁邊。白氏昏昏沈沈。又復朦朧睡去。棣華此時。一燈相對。又復萬念交縈。想起伯和此時。到底不知在那裡。身上究竟平安否。恨不能够即刻有個人代他通一個信。又悔恨錯出了京。倘使同在京裡。到了事急時。還可以相依。或不至散失。又想起父親在上海。那裏知道我母女困在此處。那一寸芳心。便似轆轤般轉。又念倫得伯和平安無事。到了上海。他自然會尋着父親。那時父親知道我們相失。又不知怎樣着急了。咳。但願他平安到了上海。就是父親着急幾天也罷了。好在我們也總有到上海的日子。我們到了父親自然不着急了。或者我們到了天津。先發個電報到上海。父親自然放心了。忽然想起伯和曾否到上海。只消到了天津。打電報去問父親。便知道了。想到此處。巴不得當夜就到了天津。可奈母親病了。明天料來不能上路。不知幾時纔好。若得早到一天。豈不是可以早知道一天麼。忽又想起伯和縱使到上海。則我們此時趕到天津去。他。也不過在輪船上。未必就到。縱發電去問。亦是枉然。想到這裡。不覺自己啐了自己一口。心中又忽然一陣胡塗起來。甚麼都不想。只看着那似豆的殘燈。在那裡出神。忽聽得

白氏從睡夢中哼起來。忙俯身在額上摸了一下。却出了一額的汗。忙取過手巾。拭去。白氏醒了。又哼个不住。道。女兒。我此刻格外辛苦了。頭暈的就同沒了主一般。只覺得身子是飄飄蕩蕩的。又頭重的拾不起來。如何是好。棣華道。母親身上可有汗。白氏道。通身是汗了。棣華又伸手到身上。都代拭乾了。說也奇怪。汗雖出了許多。他那燒熱。仍舊未退。只覺得燒的比先前利害。棣華益發慌了。白氏又要午時茶喝。棣華道。只怕吃不得了。出了這許多汗。甚麼風邪都該散了。爲甚還不退燒呢。想來是不對症的了。白氏便不言語。棣華盤膝在旁邊守着。愈覺得淒涼。忽聽得窗外一陣狂風過。灑下雨來。打得紙窓漸瀝。愈覺得愁腸百轉。度夜如年。白氏睡了又醒。醒了又睡。身上的汗。出个不止。醒一回。棣華伏侍揩拭一回。直到天色黎明。還沒有睡。白氏的病。更覺得重了。哼聲不止。棣華暗想。母親病勢如此。眼見得不能起身的了。這輛車子。要十四兩銀子一天。如何用得起。好在他昨天已經把車價都開發了。不如且打發他走了罷。三兩天母親病好了。再作打算便了。想定主意。天明之後。便對那車夫說。叫他回去。我們此刻暫時不能動身了。那車夫道。說過到天津的。怎麼半道上好回了我。棣華道。人病了。不

京師呼醫  
生爲大夫  
代天字讀如

能動身。知道病到幾時。你這十四兩銀子一天的車價。我們出不起。車夫道。今天就走。只要一天半。就可以到天津了。你們回我的。這一天半的價。總要給我。棣華暗想。這個人藉端撒賴。真是可惡。又見那店家及幾個不相識的人都站在門口觀看。給他幾兩銀子。原不要緊。但是錢財露眼。須防歹人起心。因撒了一個謊道。給你原不要緊。但是我們帶的銀兩。滙單。一切都在陳少爺身上。他走散了。叫我拿甚麼給你。倘使不是走散了。有銀子在身邊。也不回你了。車夫沈吟半晌道。車價沒了。茶酒錢。總要給我兩個。棣華取了一塊碎銀。約有二三錢重的。給了他。車夫接過來。便自己套着空車去了。棣華便問店家。這裏可有好大夫。店家道。大夫便沒有。有一個藥鋪裏的掌櫃。他會治病。不消診脈。只要把病情告訴了他。抓幾樣藥來。吃了就好。棣華道。不知靠得住靠不住。店家道。那裏靠不住。可以代人家治病的。我們這裏八百戶的人。那個生病。不是請他治的。棣華便把母親受嚇得病。頭暈發燒。吃了午時茶。出了汗。燒不肯退。病又加重的話。對店家說了。叫他去抓藥。又恐怕他忘了。又取出筆硯來。逐一寫了出來。因爲十三歲上。便荒了讀書。此時提起筆來。十分勉強。慢慢的寫完了。自己又信不過。有寫白字。

鄉人每怪  
少見多怪  
於此可見  
一斑爺兒  
們沒幾個  
識字的可  
爲教育一  
嘆民焉得  
不想

沒有怕弄成笑話。因爲病情要緊，只得老着臉，交給店家拿去。那鄉莊人家，看見姑娘們會寫字，便十分稀奇，傳將出去。那店家的內眷，本來看着他母子二人，不過是個過客，住一宿就走的罷了。所以沒甚招呼。及至聞得棣華會寫字，便走來招呼，誇獎稱奇。道：怪說像我們鄉莊兒上爺兒們也沒幾個識字的呢。又問太太病的怎樣了。阿彌陀佛，怪可憐的。太太們金枝玉葉，平常輕易不出門，碰了這種事，自然這嚇唬出病來了。棣華本來爲人極是和融，便也同他對答，倒可以借他解悶。免了許多胡思亂想。談了一會，店家抓了藥回來，道：忘了帶錢去，是賒着的。棣華問：是多少錢。店家道：五百錢。棣華打開藥包一看，內中有一樣硃茯苓，一樣硃麥冬，是認得的。其餘便不大認得出來。因說道：裏的藥很貴，怎樣便值到五百錢。店家笑道：小姐是從京城裡來的，不知道咱們這鄉莊上的規矩。咱們這裏一吊錢，只有一百四十個大五百錢，只有七十文。棣華這纔明白了，便數了七十錢，還他。自己要煎藥，那店家內眷忙叫店家去代煎。自己要和棣華談天。棣華只得稱呼他嫂嫂。他道：這個稱呼不敢當。我的小名叫五姐兒。鄰居朋友，个个都是那廝叫我。小姐也叫我五姐兒罷。棣華笑了一笑，問他姓氏。五姐

北人無論  
米食麥食  
均謂之飯  
南人則甚  
厭吃了之  
抵死不認  
說是笑可  
發一  
片兒湯南  
人謂之胡  
蝶麪

兒道。我們當家的姓張。叫五哥兒。我娘家姓李。自小到這邊來做童養媳婦。所以就那  
麼哥兒、姐兒的叫慣了。棣華聽了。暗想看他們。雖是鄉莊人家。倒是從小童養過來。夫  
妻相守着。永不分離的。多少快活。我與他。若是向不相識的。倒也罷了。偏又是從小同  
居。同視過的。叫人回想起小時候的友愛情形。便要時時掛念着。此刻又是同行。承他  
多般體貼。正是令人感激。又不好意思說出來。偏又分散了。令人好不掛念。想到此  
處。不覺出了神。那五姐兒還有一大串說話。他竟自沒有聽見。兩人又談了許久。只見  
五哥兒送了一碗藥進來。棣華伏侍母親吃了。仍舊睡下。五姐兒又問棣華吃甚麼飯。  
棣華道。其實吃不下。不吃也罷了。五姐兒道。昨兒晚上。聽說就沒吃。今天再不吃。不餓  
壞了麼。待我去清清的做一碗片兒湯來。小姐吃罷。太太病人。不能吃飯。咱們家有小  
米。我去做一碗小米粥來。說罷去了。一會兒果然端了一碗片兒湯來。棣華道。謝。五姐  
兒放下。自己去。棣華走過桌子邊坐下。拿筷子調着。只見那麪色黑得不像個樣子。只呷  
了一口湯。五姐兒又端了一個碗進來。道。小姐胃口不好。加上點忌諱罷。棣華道。費心  
得狠。其實我真是吃不下。接過來。順手加上一點。又呷了一口湯。勉強吃了兩片。便不

北人諱言  
為忌諱亦  
一可笑之  
俗也

吃了。再一會兒。五姐兒拿了小米粥進來。見白氏正昏昏沈沈的睡着。便輕輕的說道。燙着呢。由他涼涼也好。棣華點點頭。五姐兒看見片兒湯還沒動。便道。小姐怎麼認真一點也不吃。別餓壞了。棣華道。吃不下。怎麼呢。五姐兒拿了出去。又盛了一碗小米粥進來。道。小姐吃不下。吃點粥罷。棣華其實肚子裏是餓了。不過心煩意亂。胃口不開。吃不下去。今見五姐兒那般殷勤。便勉強拿來吃。這小米裏面又是許多細砂子。嚼在牙上。咯吱咯吱的好不難過。只得呷到嘴裏。便直咽下去。恰好吃完了。白氏醒了。棣華便端過粥去。伏侍母親吃粥。吃了一碗。五姐兒問可還要添。白氏道。多謝費心得狠。不要了。五姐兒收了出去。白氏道。睡的骨頭生疼的。扶我坐起來罷。棣華扶白氏坐起。又取過伯和的鋪蓋來。放在一邊。叫白氏靠着。因為拿動了。這個鋪蓋又觸起了心事。一陣心酸。又復流淚。白氏看見。明知女兒心事。然而自己。也正在爲了。這個煩惱。沒有說話。好解勸他。棣華忽然想了一個主意。便對白氏道。母親。句他。句說到這裏。又頓住了。白氏道。我的好女兒。你有話說罷。我和你母女至親。又沒有外人。甚麼話不好說呢。棣華道。我想。昨天散失之後。他一定也找我們。何不寫幾個字。說明我們在這裏。等他拿到。



我也說好主意。只可憐。不曾昨日。便做。雖然。若是一夜。無此一部小說。矣。如此店也。有名氣。可發一笑。

外面去貼起來。他見了。自然會尋來。白氏道。好主意。你便快寫起來罷。還得要多寫幾張。凡是往來大路。與及車店客店門口。都貼起來。纔好。棣華忙取出筆墨箋紙來。在桌子上去寫。寫着「陳伯和鑒。有人在八百戶。」寫到這裏。便頓住了。出去找五姐兒問道。你們這個店。可有店名。五姐兒道。我們這個店。還是五哥兒。太公手裏開下來的。叫做張家店。鄰近各處鄉莊。都有名氣。的小姐問他。做甚麼。棣華道。我不過這麼問一聲。兒說罷。回到房裏。在箋紙上。接寫了「張家店守候。望速來切盼。」總共二十個字。自己看了一看。雖然寫不端正。却還認得是個字。便一張一張寫來。寫了二十多張。五姐兒走進來。看見。便問道。寫許多字兒。做甚麼。棣華道。要煩你們五哥兒。代我拿到我們昨天失散的地方。張貼起來。好叫失散的人。看見了。尋了來。五姐兒道。正是。我還沒有動問。你們失散的是那一位。棣華見問。紅了臉。答不出來。白氏在炕上。連忙代答道。是一個親戚同伴。出京的。五姐兒便叫了五哥兒來。教他去貼。棣華又切切叮囑。叫他貼在容易看見的地方。與及車店客店的門口。五哥兒答應去了。此時已是下午申牌時份。直去到傍晚時候。還沒有回來。忽然門外來了一夥人。有五六个之多。要來投宿。

居然飄燕

五姐兒招呼了進來。棣華道：這却怎處。我們怎好和他們同在一起。五姐兒道：不要緊。小姐們搬到我屋裏去。說罷。便代把鋪蓋行李。搬到對過一間來。棣華扶了白氏過去。五姐兒便招呼那夥客到客房裏。棣華扶白氏上炕坐下。這邊炕上。多了一張炕几。地下却没有桌子。只有兩把竹椅。牆上貼了許多五彩畫。張畫的都是一齣戲。如四郎探母。賣胭脂之類。忽然看見旁邊貼了一張字紙。仔細一看。不禁爲之愕然。要知這張字紙是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警惡夢旅夜苦縈愁

展客衾芳心痴變喜

彼以爲女子之字不  
可多觀故  
粘之於壁  
也此意不  
言自明故  
書中亦不  
再提及矣

且說棣華扶了母親過來。伏侍坐下。忽見牆上貼的五彩畫張。旁邊貼了一張字條兒。正是自己寫母親病情的。那張紙。不覺暗暗稱奇。不知貼在這裏。是何用意。白氏坐了一會。五姐兒掌上燈來。棣華問道：我們住在這裏。你們又到那裏去睡呢。五姐兒道：不要緊。我在這裏陪着。讓五姐兒到客房裏睡去。棣華道：那客人肯麼。五姐兒道：小姐不

多情人必  
易感激人

此等入偏  
說是熱鬧  
奈何奈何  
奈何奈何  
極極苦事  
却以趣語  
出之

知這鄉莊兒上的規矩。那邊客房裡。常時一睡十七八個人。都擠在一個炕上。還有人過多的時候。這屋裏也住客。我就到後面。搭個板鋪兒。五哥兒還不是混在客人一起麼。這是常慣的事。小姐只管放心。此時白氏坐的乏了。仍復睡下。五姐兒到外面燒水。招呼那夥客人洗面洗腳。又代客人做飯。一會兒。又送了兩碗小米粥進來。一小碟子鹹菜。棣華見他這般殷勤。心中倒覺得不安。伏侍母親吃了一碗。自己也勉強吃了。五哥兒回來了。說字帖兒都貼好了。今天外頭。好不熱鬧。來了多少義和團。都說是趕到衛裏。殺毛子的。我在那裏看了一會兒。到這會回來。棣華聽了。又是就心。只因聽了義和團的話。不知伯和怎樣。倘使遇見了。不知可碍事。再過一會兒。人靜了。白氏對棣華道。今天吃的藥。倒有點意思。此刻好多了。頭暈也輕了。那覺着輕飄飄的也沒了。只是頭痛發燒。依然不好。明日再去抓一服來吃。只怕就可以望好了。棣華聽母親說好點了。自是放心。因為昨夜通宵不寐。覺得倦了。便在白氏身旁睡下。一心一意。去想念伯和。不知他今夜又宿在那裏。這等亂離之際。不知可曾遇了強暴。又不知可曾安抵天津。那心中。忽喜忽悲。說不盡的心事。正欲朦朧睡去。只見五姐兒來說道。恭喜小姐。你

綠家二字  
直刺耳  
何五姐兒  
境離得夢  
境離得夢

是意識界

凡小說家  
寫夢境入  
夢時似真  
出假總不至  
脫然一驚  
悟等語此  
却別具一

恨海

四十

家陳少爺到了。棣華聽說，連忙起來，問在那裏。五姐兒道：「在外面就來了。我同小姐去看來。棣華便起身，同五姐兒走到門外一望，原來是一條康莊大道，那逃難的車馬絡繹不絕。那裏有個伯和在內，正自仔細辨認時，五姐兒指着前面道：「小姐，你看那邊，不是陳少爺麼？」棣華順着所指處望去，果然見伯和跨了一輛車，簷笑答可掬的過來。暗想：「車裏面還有甚人，他還是跨着車簷呢？」回眼一看，那趕車的正是出京所用。今天早起，回了他的那個車夫，不覺暗暗歡喜道：「原來是他代我們尋着的，因便高聲叫伯和賢弟，叫了兩聲。那輛車子從自己身邊經過，伯和却只做聽不見。車夫趕着牲口，逕投南道上去了。棣華不覺十分悲苦，暗想：「他一定是怪我一向避嫌，不肯和他說話，因此惱了我了。」又不好意思過於呼喚，拿着手帕在那裏拭淚，忽聽得旁邊有人說道：「好忍心姊姊，一向不理我，回頭看時不見了五姐兒，却是伯和站在那裏，不覺轉悲爲喜。正欲說話，那過往的車子內，忽有一匹牲口走近自己身邊，嘶叫起來，不覺嚇了一跳。猛回頭看時，只見眼前漆黑不見了伯和，那牲口還在那裏嘶叫，寧神一想，原來還睡在炕上。炕几上的燈已經滅了，那夥客人騎來的驢子，拴在院子裏，在那裏嘶叫，纔知道

夢時以此  
爲真境  
却以醒時  
權其境幻  
自是不解

多情  
人必  
孝

是做夢。回想夢中光景。伯和何故不理我。大約是我日間苦思所致。猛可想起夢中見了車夫代伯和趕車。又想起打發那車夫時。曾說及所有銀子。滙單。都在伯和身上。不要那車夫記在心裏。出去遇見圖害了他。此刻亂離的時候。有甚王法。果然如此。可是我害了他了。我想念他。夢見他。自是常事。何以又兼見那車夫呢。愈想愈像真的。不覺如身負芒刺。萬箭攢心。一陣陣的冷汗。出個不住。不由得嗚嗚咽咽的哭起來。暗想他若是因此喪生。我便是相從地下。也無面目相見。叫我如何是好。愈想愈傷心。愈傷心。愈哭。把白氏哭醒了。問道。女兒何事痛哭。棟華答不出來。仍是抽咽不止。白氏嘆口氣道。我兒不要傷心了。萬事皆前定。但願吉人天相。女壻平安。便是兩家洪福。說到這裏。頓住了。不說。棟華聽了。更是傷心。幾乎要放聲大哭。白氏也忍不住嗚咽起來。棟華見母親哭了。便連忙忍住道。母親正怕睡的骨頭又要疼了。女兒起來。搥搥罷。白氏道。不要。不要。搥你睡罷。棟華道。女兒左右。睡不着。說罷。便坐起來。黑摸着的代母親。搥腿。白氏道。此刻甚麼時候了。棟華道。方纔聽見遠遠的打四更。這鄉莊兒上的更次。不見得准。滅了燈。又看不見表。也不知是甚麼時候。搥了一會。白氏又睡着了。棟華迨自暗暗垂

隔膜之言  
說來一笑

如聞其聲

淚恐驚醒。母親不敢。嗚咽伏在炕几上。聽着村鷄亂唱。不久就是天明。五姐兒睡在炕几那邊。一覺睡醒。見棣華呆呆坐着。便道。小姐起來得好早。棣華道。睡不着。半夜裏就起來了。五姐兒翻身起來。對棣華定睛一看。道。小姐你哭甚麼來。眼睛都紅腫了。棣華道。不會哭甚麼。五姐兒嘆口氣。道。出門人自然是苦的。說罷下炕。去張羅弄水洗臉。是日又叫五哥兒去撮了藥。白氏吃了。做書的有話便長。無話便短。白氏在此養病。一住就是十天。那病却是不好不壞的。只管在那裏發熱發燒。棣華是念夫愁母。寸心無有寧時。自不必說。過到第十天上午。忽然一個人走進來。問張家店是這裏麼。五哥兒答應道。是。那人道。可有一位張太太。和一位小姐。住在這裏。棣華聽見連忙問是誰。一面走出房門往外一看。却是李富走前兩步。請了個安。棣華這一喜喜的說不出來。就如見了親人一般。也自忘了甚麼。是個嫌疑。忙問道。少爺呢。可和你一同來。身子可好。李富道。小的也不見少爺。棣華聽了。便如冷水澆背一般。登時便丟去了一天歡喜。又擔上。了一擔憂愁。便退了入房。李富走到房門口。給白氏請了安。說道。自從那天失散之後。小的尋不見車子。又不見了少爺。思量總是往衛裏去了。便僱了一匹牲口。要到衛

可見殺人  
不盡是拳  
匪洋兵所  
殺亦不盡  
是拳匪也

裏走着走着。走到鐵路旁邊。看見好些洋兵。不知在那裡做甚麼。小的只看了一看。那洋兵便對着小的打了一槍。在肩膀上擦過。連忙跑了回來。下在店裏養傷。今天纔好了。聽得外面風聲緊的了不得。天天往衛裏去的義和團。也不知多少。要出來打聽。在店門口。看見一張條子。寫的是有人在這裏等少爺。料是親家太太在這裏。因此尋到這裏。果然得見。此刻外面亂的不得了。多少人從衛裏往這邊跑。衛裏是去不得了。小的打聽來。此刻只有山東地面太平。親家太太。趕緊動身纔好。這個地方。只怕也不得安靜。五哥兒在旁邊說道。不錯。我們相近的七百戶。九百戶。都請了大師兄來。設壇學拳。我們這裏。也不過這一兩天。就有大師兄來了。棣華聽了。又是悲苦。又是害怕。白氏道。你少爺到底那裏去了。可打聽得出來。李富道。料來總是到衛裏去了。但得到了衛裏。此時早到了上海了。親家太太早點動身要緊。棣華道。此刻太太病着。怎麼好動身。李富道。不知親家太太是甚麼病。從水路動身不要緊。此時也只有水路太平些。若再走旱路。再像前回那樣子一來。就不好了。白氏道。如此。你便去僱船罷。我頭回嚇怕了。再禁不起了。還是早點走罷。棣華哭着對母親道。他還沒有來。我們走甚麼。白氏強

細心之至

元人曲云  
好叫我左  
右做人難

多情人無  
處不用情

慰道。他已經到了天津。自然就到上海去了。我們等在這裏做甚麼。並且我還有個主意在此。這裏五姐兒夫妻都是好人。我們只要重託他。如果女婿到了。告訴他我們往山東去了。叫他也跟去。我們到了山東。也照樣寫着字帖兒。貼在通衢大路。他自會尋來。棣華道。山東地方大得狠。我們到那裏呢。李富接口道。此刻逃難的人。都說德州便太平。我們就到德州罷。五姐兒道。這就可以辦得到了。倘有人來問信。我便指引他去。便是。棣華道。母親也要告訴他那模樣兒。不要錯指引了別人。白氏心急。一面叫李富先去僱船。一面告訴五姐兒。伯和的面貌。五哥兒告訴李富說。這裡沒有船叫。往東南走三十里。清宮莊東面。纔是運河。纔有船可叫。李富聽了。便到外面。賃了一匹快驢子。加了一鞭。飛也似的去了。這裏白氏便叫棣華收拾行李。棣華雖然記念伯和。也恐怕母親再受驚嚇。禁當不起。只得含悲茹痛。檢點起來。五姐兒也在旁邊幫着收拾。棣華因爲五姐兒百般殷勤。此時臨別。倒有點戀戀不捨之意。收拾好了。又叫五哥兒去多抓幾服藥。預備母親在路上吃。開發店錢。也不和他細算了。取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算了店錢。五哥兒夫婦千恩萬謝。歡喜無量。棣華又念五姐兒連日伏侍勤勞。在小指



多情入必  
慷慨豪俠  
不喜而嚇  
所謂受寵  
若驚也言  
道謝而言  
報亦是意  
外喜極而  
驚語虧他  
寫得出來  
後一輩子  
如何一笑  
銀子之功  
自不必說

上。褪了一個小小的金戒指來。給與他道。辛苦了。你幾天留下。這個給你做個記念罷。五姐兒嚇得連忙萬福道。小姐。這是那裏說起。我生受了。來世再報小姐的大恩。棣華道。這是我酬謝你的意思。不算甚麼。何必說報。五姐兒吐出舌頭道。小姐。你便說不算甚麼。這個金器。我們鄉莊兒上人家。前一輩子也沒見過呢。棣華道。這裏可有車僱。回來我們上船。還要坐了車去呢。五姐兒道。車是沒得僱的。本莊劉太公家。自己養着一輛車子。我叫五哥兒去借來用。用。可以使得。五哥兒在外答應道。可以使得。我就去借來。回來我自己趕車。便送太太們下船。棣華道。這更好了。費心得狠。商量停當。吃過飯後。申牌時分。李富和一個船戶。都騎着騾子來了。李富說道。船價貴得狠。大點的船。動不動要二百多兩銀子。纔肯到德州。小的僱的是一隻小船。沒有中艙的。只有內外兩艙。也要一百兩銀子。小的大膽。僱定了。人少。這隻船也够了。白氏道。只要坐得下就是了。此刻是逃命的時候。還講究甚麼。李富便和船戶。搬取行李到車上去。棣華別過五姐兒。扶了白氏上車。然後自己上去。五姐兒送到車邊。代下了車帘。那船戶把騎來的騾子。拴在車上。做了個雙套車。李富自去把騾子還了主人。然後同船戶跨上車簷。五

此雖小事  
亦多情人  
體貼人情  
處

情極成痴  
蓋有之矣  
然實未知  
人道不經  
具何等慧  
心遂能描  
摹至此

哥兒趕着牲口便走。看看走到日落崦嵫，纔到了清宮。船戶還了賃來的騾子，趕到岸邊時，已斷黑了。船上人打了燈籠，先接應了白氏母女上船。然後搬取行李，棣華又檢了一塊碎銀子，謝了五哥兒。五哥兒不肯接受，棣華道：「你今夜斷不能回，在這裏住店，也要使用，拿去罷。」五哥兒方纔接了，拜謝而去。白氏母女住了內艙，李富住了外艙。他的行李，當日散失時，本在車上，此刻便取了出去。船戶來揭開艙板，把兩口小皮箱，放在艙下。鋪平，竟是一個平艙，棣華恐怕母親睡的骨頭痠疼，開鋪蓋時，便把自己的一床褥，加鋪了去。意思要就同睡在一個鋪上。白氏看見，便道：「也好。我墊厚些，你便可以用了。」那一副說時，指着伯和的鋪，蓋棣華把臉一紅，道：「我就同母親一鋪罷。」白氏道：「這又何苦。天氣慢慢的熱起來了，擠在一處，做甚麼說罷。」拉過鋪蓋去解。棣華道：「既然母親怕熱，又這麼分付，我就用了他罷。」接過鋪蓋，開了鋪好，又把自己的一床夾被窩，支起來，做個帘子，隔斷外艙。是夜，棣華用了伯和被褥，不覺精極成痴。默念：「雖未成禮，今日奉了母命，先用了他的衾枕，或者他日同衾之兆也。未可知。」這一點痴念，縈在心上，不知不覺，把一切愁苦都暫時丟開，只打算將來成禮之後，如何恩愛，如何

相敬。想起他在村店時那般體貼。又是彼此同遭過這場患難。將來不知要生受他多少。溫存想到得意之處。轉覺得心癢難撓起來。遂不覺酣然睡去。不知何日始達德州。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衛

病懨懨權住濟甯州

却說棣華在張家店裡。一住十天。既憂慮母親之病。又不知伯和的生死存亡。更兼那店房又矮又小。鬱着一屋子的悶氣。有時到院子裏走走。又是滿院子的騾馬糞臭。夜靜時。直薰到屋裏來。加之心中悲苦。何曾得一夜安眠。今夜到了船上。這船雖小。那靠在河邊。氣息爲之一清。他又展開了伯和衾枕。陡生痴想。心中爲之一暢。所以就酣然睡去。連夢也沒有一個。直到天色平明。方醒。坐了起來。看看母親。還自睡着。水面上早起。有點微涼。盤膝坐着。把夾被窩蓋着。在那裡玩弄出神。默念昨夜那一番痴想。不知能如願以償否。倘能如願。我今日便多受些苦。也是情願的。只是苦了他。不知失落到

如卿此言  
則庚子之  
變身何止  
難者何萬  
千前耶萬  
皆痴耶一  
謂痴者一  
然有天極  
本有地一  
種痴想以  
為情不自  
然之慰解  
鍾情者一  
齊愁歎耶

原來並不  
是熱鬧

何處我這裡想念他的想念我只怕還要利害已經到了荆天棘地之中再受那相思之苦不要把他身子磨壞了忽又想起小時候讀過孟子有幾句是（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他今年纔十八歲便遭了這流離之苦將來前程萬里正未可知說不得夫榮妻貴我倒仗了他的福了想到這裡又復十分自慰撫摩着那衾枕聊當相見呆坐着出了一會神白氏也醒了。棣華便問母親今天可好點。白氏道。不過如此。船開了沒有。棣華道。還沒有開呢。掀開簾子一看。李富也起來了。看見棣華便道。請小姐打發點銀子。買點糧食。好開船。棣華聽了。便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二兩重。交給李富。李富叫船戶秤過。囑其到岸上買點米麵醃菜之類。一會兒買了回來。便開船。走了一天。到了一個所在。只見帆檣林立。好不熱鬧。船便泊定了。棣華問李富。這是甚麼地方。李富也不知道。轉問船戶。船戶道。清宮莊下船的地方。是個支河。這裡纔是大路。有名的叫做西大灣子。前面便是衛裡。棣華吃驚道。我們爲的是衛裡。不太平。纔要到德州去。爲甚倒走到這裡來。船戶笑道。總要越過這裡。轉向南路。到了靜海。纔是往德州的大道。你看這裡所靠的多少船。都是避亂的。

這裡離洋場很遠。是不要緊的地方。你們看這些船。在這裡也不知靠了多少日子。不肯開行。不過暫時避在這裡。總望沒有事。他們便仍舊上岸。不去遠了。棧華聽了。方纔明白。是夜就在西大灣子停泊過宿。次日起身開行。誰知這裡停泊的船。盈千累萬。舳舻相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過去。船戶百般爲難。在衆船縫裡鑽行。從日出時忙到日入。走不到三里路。只得停住。這還是幸得船小。纔有縫可鑽。若是船大了些。竟是寸步難移的了。到了半夜。恰值潮水漲了。船戶又起來。覓縫鑽行。只走了半里多路。又復被大船擋住。只得泊了。如此一連三天。不得過去。忽然這一天。遠遠望見濃烟蔽天。半日不熄。外面各船戶互相大驚小怪的傳說。義和團放火燒天津城裡大教堂。白氏聽了。又是驚慌。棧華連忙過來攔住了。說道。母親不要害怕。這是岸上的事。我們這裡離得遠着呢。况且又在水裡。是沒事的。口中是如此勸慰。心裡是惦記着伯和此刻。不知可在天津。偷在那裡。便不好了。怎能想個法子。知道他的下落。纔可以放心呢。到了夜來。望見那濃烟的所在。便變了一片火光。左右鄰船都在那裡喧呼。議論都是南邊人。聲口居多。紛擾到半夜。方纔略靜。到了第四日。又忙了一日。船戶道。好了。看過去。前面

只有百十來條船。明日怕可以出去了。今天晚上。是四更天的潮。我們趕四更再走罷。棣華在艙內聽得。畧畧放心。只是念着。伯和。未免暗暗。落淚。吃過晚飯。正在欵枕歇息。忽然一陣外面。人聲鼎沸起來。吃了一大驚。推開篷窓觀望。又被旁邊一號大船擋住。看不見甚麼。白氏已嚇得打顫。棣華道。母親。休驚。女兒問來。掀起帘子問李富。李富却往船頭去了。叫了幾聲。都不聽見。便對白氏道。母親不必驚怕。沒有甚事。待女兒出去。看來。白氏道。你小心點兒。棣華道。女兒知道。說罷。鞠躬。出到船頭。李富看見。連忙站過半邊道。小姐小心。棣華出到船頭。站起來。抬頭一看。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遠遠的起了六七个火頭。照得滿天通紅。直逼到船上的人臉上。也有了火光影子。人聲嘈雜之中。還隱隱聽得遠哭喊之聲。不由得心頭小鹿亂撞。忙問李富。是那裡走水。李富道。還不得確消息。聽說是七八處教堂。同時起火。都是義和團幹的事。棣華再抬頭望時。只見岸上樹林中的鴉鵲之類。都被火光驚起。滿天飛舞。火光之中。歷歷可數。天上月亮映的也變了殷紅之色。心中不住的吃嚇。忙忙退入內艙。臉上不敢現出驚惶之色。白氏問到底。是甚麼事。棣華道。又是岸上失火。那些人便大驚小怪起來。沒有甚麼事。

如此大驚  
鈔他按捺  
得住

母親只管放心說罷。便坐近白氏身邊。輕攢玉腕。代爲捶腿。心中只念着伯和。如果他還在天津。此時正是生死存亡的關頭。不知可脫得了。這個難。萬分悲苦。却又訴不出來。對着母親。又不敢哭。那眼淚只得向肚子裏滾。外面那些人。一陣陣的怪聲亂叫。白氏道。明日再走不出去。我便嚇死在這裏了。我那虛飄飄的病。服了藥。本來好了。此刻可又發作了。棣華道。母親但請寬心。據船戶說。明天准可以出去了。白氏道。果能如此。我就有了命了。此時白氏的燒熱病。又重起來。昏昏沈沈的睡去。只撇下棣華一個。獨自傷心。到了四更時份。衆船戶果然起來。設法把船移動。辛苦到天亮。果然離開了大隊船隻。衆人滿心歡喜。撐篙打槳的走到薄暮時。到了靜海。誰知這裏避難的船。比西大灣子更多。一望無際。都是帆檣。仍舊在船縫裏鑽過去。爭奈此處河道甚窄。竟有終日不能移動一步的時候。無論白氏母女心急如焚。便是幾個船戶。都說悔氣。從靜海走到獨立。本來只有一天的路程。這回却走了一個多月。只見岸上的義和團。成羣結隊。裹紅巾。束紅帶。持刀弄棒的。互相往來。也不知他做些甚麼。自從離了獨立。纔能暢行。然而遇了碼頭。仍有許多避難船隻。不過不像那麼擠擁罷了。從此按站前進。不日

驚弓之鳥  
閃爍

原來如此

處處不能  
忘人家二  
字奇稱我  
欲問卿誰  
是人家誰  
家是誰也

恨 海

五十二

到了德州城外。只見旌旗招展。刀劍如林。正不知爲着甚事。泊定了碼頭。不敢就登岸。李富和一个船戶上岸去打聽。一會兒回來。那船戶慌忙開了船。往下站而走。棧華問道。這不說是德州了麼。爲甚還走。李富道。方纔打聽得京城已被洋兵打破了。天津也失了。此刻各省督撫都興兵勤王。這岸上是山東撫台袁大人的勤王兵。方纔到此。正要封船。由水路進京。所以船戶忙開了。是恐怕被官封了艙。白當苦差。棧華道。他便如此。我們爲甚要多走一程。你可去問問他們。怎麼說法。李富聽說。便從船舷上。往後梢問船戶去了。白氏道。我有一句話。和你商量。我們自從離了靜海之後。一路上還算平安。只是我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了。藥是早吃完了。我此刻思家甚切。與其在這裏耽擱住。不如和船戶商量。就叫他直到清江浦。我們由鎮江附輪船回上海罷。棧華道。母親不說。女兒也想過來。這個本是最好的辦法。但是我們在八百戶約下人家。德州相會的。怎樣了。白氏道。這個呢。怪不得你老記着不肯忘。便是我也時常記在心上。但我想他。又不時個獸子。那有儘着擔閣之理。此刻早到了上海了。不信我們到了上海時。包管他已住在我們家裏了。棧華低頭一想道。萬一他尋這裏來。我們走了。豈不誤事。



不如仍回到碼頭上。仍舊寫幾個字帖兒。在碼頭上要路貼下。說明我們已經南下。就是他到了。也可以知道。白氏道。這個主意也好。母女商量停當。恰好李富問了船戶。從後梢出來回話。說船戶的意思。再往下走一站。請太太們在下一站登岸。小的和他爭論不得。棣華道。現在我們打算逕往清江浦。你問他要加多少錢。並且要回船停泊一會兒。我們要到岸上貼兩張字帖兒。李富又到後梢去。說了半晌。出來回說。逕到清江浦。他只要加五十兩船錢。大約他們也情願到南邊避幾時的意思。小的同他說明白了。此刻已經轉舵回船了。棣華聽說。便在網籃裏取出紙筆。伏在艙上寫字帖兒。等到船攏了岸。搭好了跳板。棣華已寫好了十幾張。李富領了。到岸上去貼。心中暗想。我們從衛裏動身。走了兩個多月。纔到此他。少爺就是來。也不知何時方到。這裏是個熱鬧城市。不比鄉莊兒上。貼不上幾天。便被人家的招帖蓋住了。有何用處。但是小姐要如此辦。不敢有違。上去粘貼了。便自回船。船戶接着。忙忙的就抽跳。起錨。開行。忽聽得岸上一陣排槍亂鳴。白氏又嚇得魂不附體。棣華生平不曾聽過這等聲音。也嚇得芳心亂跳。看見母親吃嚇。只得硬着胆子。強來安慰。白氏已是一陣陣要發昏迷。棣華十分

也會撒說  
一笑

恨海

五十四

慌亂着急。撲住叫喚。又百般安慰。說方纔槍響。是官兵打拳匪。已把拳匪打跑了。母親放心。安慰了許久。方纔畧定。棣華問李富。前路可有各村鎮。先靠定船。要請大夫看病。李富轉問船戶。船戶道。這裡下去六十里。四柳樹地方。是個大鎮市。我們儘今天赶到罷。是日果然赶到了四柳樹。無奈天色已晚。只得等到次日清晨。李富上岸請了一位醫生。下船看病。在外艙隔着帘子。診了脈。掀開帘子。望了顏色。看過舌頭。說是猝受大驚。神魂離舍。暑邪乘之所致。此病已被耽誤了。此時頗覺棘手。定了一個安魂定魄祛邪清暑的方。交他在路上可以服五帖。自去了。李富到岸上。撮了五帖藥回來。一面煎藥。一面開船。兼程進發。是日赶到了馬甲營。這藥一連服了五天。不見起色。李富也甚爲耽心。便對棣華說道。小的看親家太太的病。不比平尋。在船上不是調養的地方。這大夫的藥。又不見功。若說到一站。請一回大夫。儘着換人診看。也不是治病的方法。前面到濟甯州。不過還有兩天路程。那邊地方。甚是熱鬧。在山東地面。也算是一個大碼頭。小在的意思。不如到那裡上岸。請醫調治。一面寫信到上海去。或者請親家老爺來。也好得個主意。棣華一心雖怕伯和跟跡南下。然而母親的病。更是要緊。遂依了李富。

原也是個  
有情入

之言。等了到濟寧。便開了船錢。捨舟登陸。覓了客店居住。住了一天。店家見有個病人。十分沉重。便要下逐客令。此時現銀已經用盡。只得叫李富拿些金珠之類。去質賣了。覓了一處房子。置備了一切動用家具。請醫調治。一面打電報給他父親張鶴亭。又詳細寫了一封信。寄去。從此白氏母女。便在濟寧耽擱住了。暫且按下不題。且說伯和自從到了紫竹林。住在佛照樓。過了十來天。外面的風聲更加緊急。所有南省之人。都紛紛附了輪船南下。只有伯和。一心要等白氏母女。不肯動身。這一天佛照樓掌櫃的。也要歇業避亂了。伯和只得收拾。出了佛照樓。到附近的一家四合客棧裡住下。又過了兩天。喧傳義和團定了日期。來攻紫竹林。四合棧也要歇業了。伯和暗想。拳匪恨的是洋人。我只要離了此地。到內地裡去。或者可以無事。但是到了內地。他們來了。從何處找我呢。不如逕到西沽。大車店裡住下。他們來時。必要經過。可以相見。定了主意。就收拾過行李。此時東洋車。拳匪不准到內地。只得套了騾車。逕到西沽來。下在店裡。在路上。只見那些拳匪。成羣結隊的橫行。幸得此時尚未劫掠。在西沽住了一天。便遇了燒教堂的事。此時的拳匪。愈來愈多。本地的土著。也起而相應。無間日夜。到處只聞

呼嘯之聲。往來不絕。伯和天天只在店門首看那大隊行人。希冀遇見白氏母女。這一天正在往來觀望。忽然來了一大隊拳匪。也不知其數多少。蜂擁而來。吡喝着叫百姓跪接。伯和本是個極機變的人。如何肯跪。然而看此情形。亂事正未有已時。眼看得白氏母女不能相見。不如且設法出了險再講罷。於是回到房裡。扯過一幅紅布。裹在頭上。扮做拳匪模樣。跑出店來。混在裡面。纔上个虹橋。回望自己住的重店。已經火起。那拳匪沿路焚殺。竟沒有一個官兵出來攔阻。正行走之間。忽聽得紫竹林那邊連天礮響。伯和怕不是事。便故意轉到一條橫巷裡去。彎彎曲曲。走了半里多路。只見一處燒不盡的頽垣敗壁。這一片火燒場的盡處。却有一所房子。巍然獨存。暗想這裡不知可能暫避。想罷。便踏着瓦礫過去。循牆尋覓。得了一個小門。不知這小門之內。是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巧應對安穩出危途

誤因循夫妻遭毒手

却說伯和走近那小門。用手一推。是關着的。叩了兩下。不見有人答應。走的乏了。便靠在那小門之上。略歇了良久。隱隱聽得門內有人聲。側耳再聽時。忽然那門開了。伯和一閃。跌了進去。裡面四五個人。都嘩然大叫起來。口中只叫饒命。伯和一想。自己頭上裹着紅布。所以他們認做拳匪。連忙把紅巾去了。向衆人作揖道。列位不必錯疑。我是個逃難的。不信你們且看。我手中並無兵器。我爲的是跑乏了。在這裡門外歇歇。不想驚動了衆位。那四五個人。互相錯愕。內中一個便道。既然來此。也是緣分。當此兵荒馬亂之時。我們也不多他一個人吃。就留在這裡。一同躲避也好。伯和大喜拜謝。便有一個人。把小門關了。伯和看時。統共是五個人。問起情由。纔知道這五個都是米店的夥計。這所房子。便是米棧。米鋪子的門面。開在前面大街上。已被火燒了。燒倒了的斷磚殘瓦。把這米棧的前門堵住。這小門是個後門。後門外的小巷。是個極僻靜的地方。所以夥計們便躲在這裡避難。當下伯和與衆人通過姓名。便獻計道。這裏既然是米棧。諒我們幾個人。靠了所存的米。總不至於餓了。但是一日被拳匪跟尋着了。總是不免。不如等到晚上。我們出去。把那小巷子的兩面。用磚瓦塞斷了。豈不太平。一个人道。

好便好。只是我們統共六個人。一晚上要塞兩頭的路。如何來得及。不如我們取些磚瓦之類。把這後門堵住了。便沒有人來。不信但看前門。不是靠些斷磚零瓦堵住了麼。伯和道。出去堵了。又怎麼進來呢。那人道。帶了梯子出去堵了之後。上梯子從牆上進來。衆人一齊稱妙。是夜便如法泡製。把小門堵住了。從此伯和便在這裡避亂。每日只聽得外面槍礮聲響。到了夜來。只見紅光燭天。幸喜都在遠處。六個人昏昏沈沈的。過得日子也忘了。時常聽得前門外面。有多人走路的聲音。後門外面。却是聲息全無。約莫過了有一個月光景。忽然一天。聽得外面砲聲震天。比從前響的格外利害。隱約聽得外面有許多哭喊的聲音。自此次之後。便一連十多天不聞聲息。不過偶然有一兩响罷了。伯和道。一連好幾天。不聞聲息。外面想已太平了。我們不如設法出去罷。那五人齊聲道。若是太平了。我們東家豈有不來看棧房的道理。一定還沒有太平。伯和道。兵亂以後。那裡便急着來看棧房。且避亂是沒有定的。也有許多跑的遠了。沒有回來。你幾位沒事的人。可以在這裡等候。我有事在身。打算先出去了。五人道。門也堵住了。怎麼出去。難道再扒挖一次麼。伯和道。這個我也不敢勞動。但求借我一梯子。等

此聯軍破  
天津城也  
用暗寫法  
明令讀者自

我上到牆上。把梯子提到牆外下去。要煩一位收梯子進來罷了。這五個人。知他去志已決。便依言送了他出來。伯和踰牆出了米棧。走出了小巷口。只見滿目荒涼。房屋盡皆燒了。膽了。一片瓦礫。路上還有許多死人。血肉模糊。十分狼藉。暗想。我是在萬死之中。逃出一生來。這是那裏說起的。僥倖正在低頭覓路。忽聽得背後一聲吡喝。回頭看時。只見一個洋兵。手執洋槍。伯和發腳便跑。忽聽得一聲槍響。自己便跌了一交。正待扒起來。時那洋兵早走近身。旁把自己所用膽。還帶在身邊的幾兩銀子。搜了出來。拿了。揚長而去。伯和等他去了。便起來。往前面走去。忽覺得身下甚濕。低頭一看。右面大腿上。流出許多血來。穿的那單馬袴。上破了一個焦洞。纔知道是着了槍子。此時那裏去覓傷科。匆忙之間。就在地下。抓了一把土。把傷口。按住。再往前走。走不多幾步。覺得大腿濕了。扭過頭一看。見血流如注。袴子後面。也是一個焦洞。又抓了一把土。按住。望見前面。有一處許多房子。相連。并無火燒痕跡。便望房子那邊走。却是一條大街。兩旁店舖一律的。關門閉戶。好不蕭條。此時覺得傷處疼痛。一步一步。捱的。希冀遇了個人。求個歇息的地方。只管四面觀望。忽見一家店舖。排門雖然上好。却有兩扇微開。似是虛

掩、未、上、栓、的、走、過、去、輕、輕、一、推、隨、手、而、開、便、問、裡、面、有、人、麼、問、了、三、四、聲、不、見、答、應、伯、和、此、時、覺、得、痛、極、也、不、管、甚、麼、捱、身、進、去、回、身、掩、好、了、門、便、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定、坐、了、良、久、不、見、一、人、捱、到、後、面、窺、探、只、見、後、面、一、個、院、子、院、子、裡、面、三、間、平、房、廂、房、便、是、廚、房、鍋、竈、塵、封、像、許、久、沒、有、動、用、的、樣、子、仗、着、膽、走、到、平、屋、裡、一、看、也、不、見、一、人、只、有、八、個、大、衣、箱、放、在、地、下、回、到、鋪、面、上、一、看、原、來、是、一、家、藥、店、竟、是、空、無、一、人、的、了、於、是、先、把、門、下、了、栓、在、櫃、內、搜、尋、見、了、些、熟、地、黃、精、之、類、便、拿、來、歸、在、一、處、打、算、把、他、代、糧、在、此、權、過、幾、天、又、搜、出、好、些、膏、藥、便、不、管、對、不、對、先、拿、兩、貼、在、傷、口、上、貼、了、自、家、仔、細、體、察、方、知、這、槍、彈、中、在、大、腿、旁、邊、的、肉、上、幸、而、未、對、着、骨、頭、便、穿、肉、而、過、的、貼、了、膏、藥、便、走、到、平、屋、裡、去、把、衣、箱、提、了、提、却、是、很、沈、重、的、旁、邊、一、張、床、無、褥、無、席、只、得、掃、了、灰、塵、胡、亂、躺、下、從、此、就、在、這、藥、鋪、裡、暫、時、躲、避、過、了、五、六、天、總、無、人、來、那、傷、口、慢、慢、的、好、了、却、是、那、可、以、代、糧、的、藥、也、要、盡、了、打、算、捨、了、此、處、再、奔、他、處、忽、然、一、天、外、面、打、門、聲、甚、急、心、中、暗、想、不、好、了、這、是、主、人、來、了、如、何、對、付、他、呢、忽、又、聽、得、門、外、說、話、的、聲、音、不、是、中、國、人、心、中、益、發、害、怕、不、敢、開、門、只、坐、在、裡、面、平、房、裏、發、怔、此、時、外、面、打、門、之、聲、

直到此時  
方知是藥  
店極寫慌  
張情狀也

棟華知之  
不知如何  
心痛也



虧他這等  
機變

更急再聽時。竟不是叩門。是拿重東西撞門的聲音。益覺慌做一團。不敢轉動。忽聽得碎訇一聲。門已開了。闖進了一羣人。定睛看時。五個是洋人。兩個是華人。五個洋人都拿着洋槍。先在舖面上看了一遍。然後一同進來。伯和此時走頭無路。暗暗叫苦道。今番死也。那洋人看見了。便嘖嘖咕咕說了幾句話。旁邊那華人便傳話道。兵頭問你是甚麼人。在這裡做甚麼。伯和知道這華人是個通事。登時生出機變來道。我是這舖子裏的夥計。東家避亂去了。叫我代他看守舖戶的。通事轉告了洋人。又問你守了多少日子了。伯和道。一个多月了。通事又和洋人說了好幾句話。又問你莫非撒謊。這一个多月你吃甚麼。喝甚麼。伯和道。我一月以來。只吃些熱地黃精之類。當飯。噲點烏梅代茶。說罷。在床頭上取出熱地烏梅給他看。通事又與洋人說了好幾句。那洋人又取那烏梅在舌尖上舐了一下。笑了一笑。又說了幾句。通事便道。兵頭說難得中國有你這等好人。你這裡有甚麼貴重東西。要在那裏去。你說了。兵頭給你照會。送你出境。伯和道。也沒有甚麼貴重東西。只有這八口箱子。我和東家都是廣東人。東家先回廣東去了。臨行時。叫我得便代他帶這八口箱子回去。通事吃驚道。怎麼你是廣東人。一口的

北邊話。伯和道。在北邊多年了。通事道。如此。我們是同鄉。不知你還會打鄉談。不會。伯和道。如何。不會。便和他說了兩句。廣東土話。通事大喜。又對洋人說了。那洋人便在衣袋裡取出洋紙鉛筆。畫了許多洋字。交給伯和。通事道。這個便是照會。你拿了。這個。有洋人問你。你只要拿給他看。便沒有留難的了。你在這裏等着。我叫人來代你挑了箱子。到至河沿。僱了小船。駁到大沽。便有燕台放來的運船。可以附了。到燕台。再附輪船。回去。伯和。不勝之喜。謝了。又謝送出大門。不一會。果然來了十多人口稱奉了洋大人之命。來代搬行李的。伯和便叫他們把八口皮箱。扛了。逕扛到至河沿。叫了一隻小船。運將下去。衆人便要散去。伯和叫住解開了腿帶。取了一片金葉。給作扛力錢。衆人歡呼。拜謝而去。這裡小船。便搖向大沽去。一路上有那洋兵巡哨小船。伯和都拿出照會。給他看。他看過了。便放行。果然沿途無阻。到得大沽。果然泊了幾十號運糧船。伯和便上了一船。叫人把八口皮箱盤運上來。揀了一席之地坐下。又取了一片金葉。謝了小船戶。此時倚定船艙。回想自出京以來。以至今日。猶如做夢一般。同船之人。無非是流離失散的。也有失了子女的。也有失了父母兄弟的。如今聚在一起。真是流淚眼看流

洋大人之  
命即連工  
錢也不索  
可嘆也

善讀者不  
俟終篇已  
知伯和之  
爲人矣

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一个个都是愁眉雙鎖。短嘆長吁。伯和對此景象。也不免勾起心事來。念着父母兄弟。不知如何。棟華母女。不知流落何所。想到這裡。也自淒然不樂。默又念到我。憑空撒了一個大謊。被我謊了入口。大皮箱。正不知箱中是何貴重之物。倘都是金銀寶貝。這一注財也。發得不小。想罷。又不覺暗暗活起來。在船上坐了十多天。和同船諸人。大家訴說一切。倒也不甚寂寞。直等到入坐滿了。方纔起碇出口。向燕台駛去。船到燕台。伯和解下兩片金葉。代了船價。叫了駁船。載了行李。起岸。入了客棧。推說亂離中失了鑰匙。叫銅匠來開了鎖。原來入口皮箱裡面。多是細軟衣服。金銀首飾。珠寶之類。不覺大喜。便打算到上海去。恰好隔壁房裡。有一個販棗客人。姓辛。字述瓊。寧波人氏。他向來走東昌販棗。今年因爲北方擾亂。棗價大落。他趁便辦了多些便宜貨。都已發付南下。此時住在棧裡。正等輪船回上海去。伯和因爲一人寂寞。未免同他扳話起來。知道是到上海的。便相約同伴。不一天。有了輪船。便一同動身。到了上海。便同住。在洋涇濱大方棧裏。安放行李已畢。便到丈人張鶴亭的洋貨字號裏去。謁見丈人。誰知間起來。張鶴亭因爲記念家眷在京。於五月初間。附了輪船。到天津。取道

寫仲護純  
是孝子蓋  
天下無不  
多情而無  
孝者亦不  
有情者也

進京接家眷去了。伯和只得回棧去。從此便留在上海。與辛述瓌一起住下。暫且不提。且說陳戟臨。自從打發大兒子護送白氏母女出京去後。便把家眷搬到東華門外。錫蠟胡同居住。以為此地逼近禁城。可以稍為太平。過了幾天。風聲更緊。戟臨屢次打發小兒子仲藹避去。仲藹只是不肯。說道。侍奉父母。是人子當盡之職。處常尚且如此。何況處變。當此可危之時。若做兒子的。捨父母遠去。則做父母的。何貴有子。若說是恐怕同死無益。不如逃出去。以存宗祀。則哥哥已經出京去了。父母身邊。豈可無人。說得戟臨無奈。只得由他守在身邊。到了十五那天。喧傳董軍入京。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在永定門外。被董軍殺死。義和團與董軍聯合做一氣。與洋人為難。街上往來的。無非是義和團。東交民巷一帶。屬聚的更多。亂便攻打使館。錫蠟胡同一帶。義和團往來不絕。戟臨從此便連衙門也不敢上。每日只關上大門避亂。屢次叫仲藹逃避。仲藹道。父親。若叫孩兒一人避去。孩兒死不敢行。據孩兒的意思。莫若父母一齊出京避亂。雖說是不准告假。究竟功名與性命相較。還是性命要緊。工部又不是守土之官。何必在這裡守着。何況這場亂事。實是王公大臣所召。我們何必同他一般見識。戟臨道。話雖如此。究

竟有個責任。倘若大家都往外一跑。這部裡的事。有誰辦呢。我這幾天雖然不到部。如果有事。他們還可以送個信來。我還可以去辦得。到了十二分危險的時候。再走未遲。仲藹見說不上去。只得罷了。又過得幾天。又喧傳德國公使被義和團殺死。董軍且夕便攻使館。仲藹又勸父親走避。戟臨只是不允。又過了兩天。京報上載了一道上諭。足有六百多字。無非是痛罵洋人。獎勵義和團。戟臨嘆道。照這上諭所說。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洋人固然可恨。但何不商量一個對付之法。振刷起精神來。力圖自強。自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同他計較。徒然召些亂民。要與他徒手相搏。又有何益處呢。仲藹道。這個上諭一下。便是與了洋人一封戰書。大亂就在眼前。父親還是快走罷戟。道。且再過兩天。倘是風聲過緊。說不得也要暫時走避的了。說猶未了。忽聽得門外一片喧嚷之聲。家人報說是董軍經過。義和團也雜在其內。往交民巷攻打使館。仲藹便道。父親還是作速走罷。再作觀望。恐怕來不及了。戟臨也急了。便叫李氏收拾細軟。準備明日動身。是夜忽然聽得遠近一片喧嚷之聲。火光冲天而起。仲藹忍不住。便出外去打探。只見街上往來的。沒有一個不是義和團。擠擁的不堪。口中亂嚷燒教堂。燒使

館。殺毛子。殺二毛子。走到前門大街。望見火光還在西面。不敢走遠。便自退回。及至來到家時。只見重門洞開。心中大疑。連忙進去看時。這一驚非同小可。要知驚的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論用情正言砭惡俗

歸大限慈母撇嬌娃

却說仲藹出來打探了一回。及至回家。見重門洞開。已是吃了一驚。及至走到裏面。只見滿地血跡。父母俱被殺死。這一驚非同小可。直嚇到魂飛天外。魄散九洲。仰面一交。跌倒在地。便暈了過去。可憐又沒人灌救。歇了半晌。自行甦醒。不覺放聲大哭。哭過一會。要叫家人時。却沒有人答應。自己出來。裡外一看。所用的一名車夫。兩名家人。都已不知去向。南邊帶來的一個家人。也被殺死在後院裏。尋到廚房。只見一個老媽子。慌做一團。躲在柴堆裡。仲藹叫他起來問時。他還在那裡發抖。抖過好一會。方能說話。說道。一班義和團。不知怎的。打開大門進來。問老爺是那裏人。老爺回他說是廣東人。他

乃郎以自  
陳廣東人  
之故得福  
公乃以自  
陳廣東人  
想此時廣  
東人皆有  
幸有不  
幸有

全是二毛子。便殺了。太太哭喊時。也被殺了。兩個二爺。和那車夫。都裹了紅頭。跟那義和團去了。仲藹只得出來。叫他關上大門。帮着把屍首拾好。不禁又哭起來。俟至天明。去買了三口棺材。僱人把頭縫好。草草殮了。也不能成禮。就送到廣東義園去寄葬。葬事已畢。便打算逃避。可奈金銀細軟。多被義和團劫去。笨重傢伙。此時要賣。也沒有人承受。翻遍了各箱籠。搜刮起來。只賸了十來兩銀子。思量不能遠去。聽得安肅縣沒有拳匪。那縣官李灼然。是父親同年。榜下知縣。向來相得。不如投奔他去。定了主意。便開發了老媽子。棄了一切家具。把所有字畫衣服之類。都送到米市胡同。南海會館中寄放。然後出了彰儀門。賃了牲口。取消蘆溝橋。長新店。投安肅縣來。李灼然接見之下。得知戰臨被害。不勝悲悼。便留仲藹住下。仲藹住過兩天。便對灼然道。蒙年伯不棄。下榻在此。感激無量。但念先君先母。慘遭毒手。故鄉又無恒產。他日歸葬父母。自己成家。後事正長。何能坐食。還求年伯荐一館地。俾得自謀生計。不勝銘感。灼然道。我也謀慮到此。但是縣中沒有事情。縱有了事。也不過幾吊錢一月。世兄且畧住幾時。等有了機會。自當設法。是夜署中一個帳房朋友王伯紳。與仲藹談天。因對仲藹說道。敝東看見閣

下文章丰采十分傾佩。有一女公子。欲以仰攀。囑弟致意。弟拙於詞令。只能直說。不知閣下意思如何。仲藹道。年伯錯愛。怎敢推辭。無奈先君在日。已經聘定有人。不得遵命。還求閣下代爲轉致。伯紳道。莫非閣下有意推托麼。仲藹道。豈有此理。弟當此落魄之時。有人垂青。方趨承之不暇。何敢借故推委。伯紳聽說。便照直回覆了。灼然。次日灼然便對仲藹道。近日北方一帶。擾亂異常。縱使有館地。也恐怕不得太平。我有一個去處。要荐世兄。不知怕遠不怕。仲藹道。年伯賜荐。何敢嫌遠。但不知在何處。灼然道。此刻陝西、西乾、廊道、孫可亭觀察。是我的換帖。兼管着全省營務處的差事。若投奔在那裏。可望一個好點的館地。我因爲代賢姪打算。將來歸葬父母。成家立業。後事方長。非尋常小館地可以辦得到。所以想着這個去處。世兄肯去時。我便寫封信荐去。仲藹道。年伯如此週旋。真是粉身難報。灼然道。我們世交。何必如此。只是世兄的文章丰采。不能朝夕與共。令人爽然。不知令尊在日。曾與世兄定下那一家親事。仲藹道。是蘇州王氏。灼然當下親筆寫了一封信。送了盤纏。仲藹拜謝了。次日長行。出了安肅縣。一路上曉行夜宿。走了二十多天。方纔到了陝西。便到西乾廊道衙門投信請見。可亭看了灼然



的信。便請到花廳相見。仲藹的談風吐屬。本來甚好。可亭十分歡喜。便留在署內。允許代爲位置。先在營務處文案。掛了个名字。支取乾修。不到幾天。官場中接了電報。知道聯軍已經攻破京城。兩宮出狩。將要臨幸西安。大小官員便忙着要辦皇差。撫台委了藩台做總辦。道台做會辦。可亭得了這個兼差。便把仲藹派在採辦處。一時各路商賈。聞得省城採辦物料。供應皇差。便都麪集到西安。登時熱鬧起來。仲藹得了採辦的事。那些商人那一个不來巴結。未免暗中有些孝敬。雖然同事有人然而這一筆好處。瓜分起來。也就可觀了。衆人有了錢。又有那班商人應酬。那花柳地方。自然不免要涉足。到了那些地方。少不免要迷戀。仲藹雖然也隨衆同往。却只淡然漠然。有人佩服。他少年老成。便有人笑他迂腐。仲藹道。少年老成。我也不敢自信。迂腐我也不肯認。我自信是一个迷戀女色極多情之人。却笑諸君都是絕頂聰明之輩。無奈被一部紅樓夢賣了去。衆人都問此話怎講。仲藹道。世人每每看了紅樓。便自命爲寶玉。世人都做了寶玉。世上却没有許多蘅蕪。君瀟湘。妃子。他却把秦樓楚館中人。看得人人黛玉。个个寶釵。拿着寶玉的情。對他們施展起來。豈不是被紅樓夢賣了去。須知釵黛諸人。都是閨

奇論妙論  
寫盡一切  
嫖客醜態

從有紅樓  
夢以來未  
會經此評  
論

棋海

七十

女輕易不見。一個男子寶玉混在裏面。用情那些。閨女自然感他的情。此刻世人个个自命爲寶玉。跑到妓家去用情。不知那當妓女的。這一個寶玉纔走那一個寶玉又來。絡繹不絕的。都是寶玉。他不知感那一個的情纔好呢。那做寶玉的。纔向這家的釵黛用了情。又到那一家的釵黛去用情。也不知要多少釵黛纔够他用。豈不可笑。衆人道。照這樣說。你是無情的了。仲藹道。我何嘗無情。但是務求施得其當罷了。衆人又道。若必要像寶玉那等。纔算施得其當。也就難了。仲藹道。寶玉何嘗施得其當。不過是個非禮越分罷了。若要施得其當。只除非施之於妻妾之間。所以我常說。幸而世人不善學寶玉。不過用情不當。變了痴魔。若是善學寶玉。那非禮越分之事。便要充塞天地了。後人每每指稱紅樓是誨淫導淫之書。其實一個淫字。何足以盡紅樓之罪。衆人笑道。如此說。尊夫人是享盡閣下之情的了。仲藹笑道。不敢說。內人雖已聘定。却還不曾迎娶。又從何享起。內中一個說道。閣下在外不肯濫用其情。留以有待。這便是享了。說得大衆一笑。從此仲藹留在陝西。暫且按下不表。却說棣華奉了母親白氏。在濟甯州住下。養病。只靠典賣金珠度日。連打了兩個電報到上海。總不見有覆電。心中愈加憂疑。後

鶴亭進京  
此處用虛  
寫筆下便  
不忙

割股雖愚  
然不得孝  
謂之孝  
不孝曰犯  
今之孝  
者輒以孝  
子自居也  
一笑

來又發了個電信去問，纔得了個覆電。却是「鶴五月進京接眷未回」九个字。不覺心中又多了一層憂疑掛念，暗想這荆天棘地之中，父親何苦輕身而去，多只爲鍾愛女兒，纔冒這個險。我們路上又不曾相遇，此時不知在那裏，好不令人擔憂。眼看着母親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經過幾個醫生，都說是十分棘手。可憐這一寸芳心，又是憂母，又是念父，又是憶夫。經了這三種折磨，加以金珠將盡，又多一層心焦。漸漸的也黃瘦了。捱到九月下旬，又要添做冬衣。白氏的病，愈加沉重。竟至一天昏暈兩三次，嚇得樣樣晚間也不敢睡。默念古人有割股療親的，不知可靈不靈。倘是靈的，我又何惜一瓣眼，見得諸醫束手，捨此之外，更無他法。姑勿問靈與不靈，我且做一次看。於是等到夜靜時，焚香告天，求母病早愈。又暗暗禱祝，雖說身體髮膚受於父母，不敢毀傷。然而我今日爲母病起見，說不得犯一次不孝，以起母病。如果母親因此得愈，情愿再領此不孝之罪。祝畢，祖下左臂，用口在臂上咬着一塊肉，提將起來，右手拿起并州快剪，颼的一聲，剪下一塊肉來，並不覺痛楚，連忙用布裹住傷口，拿起那塊肉來，一看不過半截，手指大，便悄悄的拿到藥罐前，放了下去。生火煎藥，等白氏醒了，便吞出來，伏侍喚

割股亦有  
法不然如  
何切得下  
一片肉來

下守至天明。仍然不愈。心下更加焦急。那傷處直到此時纔覺得疼痛起來。又過了幾天。已是十月初旬了。白氏愈加昏沈。自知不起。看着棣華。一天瘦似一天。心中也甚是難過。因對棣華說道。自從出京之後。不到三天。我就得病。纏綿到今日。都是虧了女兒。伏侍我。兒能够如此。也不枉我撫養一場。我自己看來。這個病是不得好的了。我死之後。我兒切不要過於傷心。也不必思念父親及女婿。我們女子。尙且能在難中逃出。何況男子。斷不至於有甚意外。我做鬼有靈。必定暗暗指引女婿出險。到上海來。與你成親。棣華初聽母言。已是淚流不止。聽到此處。更由不得放聲大哭道。母子們千辛萬苦。得脫虎口。實只望永遠相守。不料母親病到這般。這都是女兒不會伏侍之罪。倘然有甚山高水低。女兒情愿跟着母親去了。白氏道。我兒切不可如此。我雖不得好須知你還有父親翁姑丈夫。必要自己保重。纔是孝女。不然我就做鬼也不安了。棣華聽了。愈加悲痛。執着白氏。雙手道。母親快點將息着。携挈女兒到底。女兒情愿減了壽元。讓給母親。只要我母女永遠相守。女兒情愿捐了一生的衣祿。換將過來。一面哭。一面說。只見白氏已經暈了過去。嚇得棣華伏下抱住。大叫。母親醒來叫了一會。白氏又微睜雙

父母愛子之心死猶未已為人子者念哉

據作者云一會經氣厥係如此時實景故寫得現身說法矣

寫得出

眼。有。氣。沒。力。的。說。了。一。句。女。兒。保。重。便。咽。了。氣。了。棣。華。不。覺。撫。屍。大。慟。說。得。一。聲。母。親。你。撇。得。女。兒。苦。也。便。覺。得。身。體。忽。然。輕。如。敗。葉。被。風。吹。起。飄。飄。蕩。蕩。的。好。不。快。活。把。一。切。悲。痛。都。忘。了。想。起。逃。難。的。時。候。那。身。子。能。像。今。天。這。種。輕。飄。能。御。風。而。行。又。何。至。在。路。上。就。擺。正。想。念。間。忽。聽。得。遠。遠。的。有。人。叫。小。姐。小。姐。快。回。來。罷。那。聲。音。細。得。猶。如。耳。鳴。一。般。暗。想。這。是。那。個。叫。我。呢。那。聲。音。叫。個。不。住。愈。叫。愈。近。慢。慢。的。叫。到。耳。邊。來。仔。細。一。聽。正。是。僱。用。的。老。媽。子。王。媽。的。聲。音。猛。可。想。起。母。親。沒。了。我。如。何。撇。了。母。親。跑。到。這。裏。來。由。不。得。說。一。聲。我。好。苦。也。睜。眼。一。看。只。見。僱。用。的。王。媽。抱。着。自。己。灌。救。方。知。自。己。哭。暈。了。此。時。王。媽。念。一。聲。佛。道。好。了。回。過。來。了。棣。華。醒。來。看。見。母。親。又。復。撞。頭。痛。哭。王。媽。一。面。苦。苦。相。勸。李。富。只。在。院。子。裡。跌。足。棣。華。哭。够。多。時。李。富。走。到。堂。屋。裏。勸。道。小。姐。且。止。一。止。哀。此。刻。親。家。太。太。過。了。親。家。老。爺。不。在。這。裏。又。沒。有。個。少。爺。許。多。大。事。都。在。小。姐。身。上。如。果。小。姐。哭。壞。了。更。有。誰。作。主。此。刻。辦。後。事。要。緊。棣。華。聽。說。方。纔。畧。畧。止。住。啼。哭。忙。叫。李。富。叫。了。裁。縫。來。趕。做。壽。衣。又。取。出。一。包。金。飾。來。交。與。李。富。叫。他。先。去。變。賣。了。去。看。壽。器。李。富。領。命。去。了。棣。華。仍。舊。哀。哀。哭。泣。暗。想。割。股。也。不。能。療。莫。非。是。古。人。欺。

肉且劉下  
何得謂之  
不誠孝子  
不作此想  
耳

中國電報  
局必用洋  
碼實所不  
解是始崇  
拜外人甘  
忘便商使  
然猶其次  
也

恨海

七十四

我。但。是。欺。人。的。說。話。何。以。相。傳。了。若。干。年。還。不。被。人。識。破。大。約。古。人。必。不。我。欺。不。過。我。心。不。誠。罷。了。想。到。這。裏。又。痛。恨。自。己。不。誠。心。一。頭。撞。到。靈。床。上。又。復。痛。哭。直。哭。到。天。愁。地。慘。日。月。無。光。李。富。剪。了。衣。料。叫。了。裁。縫。來。又。去。看。好。了。壽。器。請。了。陰。陽。生。來。擇。日。大。殮。到。了。盛。殮。之。日。衣。衾。棺。槨。都。已。齊。備。正。待。入。木。忽。然。有。人。送。進。一。封。電。報。來。李。富。接。了。交。給。王。媽。王。媽。遞。與。棟。華。棟。華。一。看。封。面。是。上。海。來。的。連。忙。抽。出。來。看。時。却。一。字。不。識。不。覺。呆。了。便。問。李。富。李。富。道。電。報。向。來。用。的。是。洋。碼。小。的。也。不。認。得。棟。華。道。你。趕。緊。拿。去。請。懂。得。的。人。看。一。遍。到。底。是。些。甚。麼。李。富。道。頭。回。來。那。個。電。報。是。電。報。局。裡。繙。好。來。的。這。回。不。知。為。甚。他。們。不。繙。除。非。是。仍。然。送。到。電。報。局。裡。請。他。們。繙。出。來。那。送。電。報。的。信。差。道。繙。便。繙。好。了。在。我。身。邊。不。過。要。交。出。加。一。繙。譯。費。纔。好。給。你。們。棟。華。便。叫。李。富。給。了。他。又。在。收。條。上。簽。了。字。信。差。交。了。出。來。却。是。一。鶴。即。日。動。身。來。一。六。個。字。不。覺。又。喜。又。悲。喜。的。是。父。親。無。恙。指。日。可。望。到。來。悲。的。是。母。親。亡。故。父。親。雖。來。老。夫。妻。不。能。相。見。的。了。想。到。這。裡。又。不。覺。放。聲。大。哭。道。母。親。你。好。命。苦。也。痛。過。一。場。方。纔。大。殮。自。此。朝。夕。哭。泣。上。奠。天。天。屈。指。計。着。父。親。行。程。盼。到。月。底。鶴。亭。到。了。知。道。白。氏。病。故。父。女。抱。

頭痛哭。哭過一場。彼此訴說所遇亂離情狀。鶴亭恐怕河道凍冰。即日帶了女兒。扶了靈柩。率同李富。僱定船隻。兼程南下。那王媽不必說是開發去了。棣華見父親一字不會提起伯和。未免又是耽憂。欲待問時。却又羞於出口。父親較母親又自不同。終日在船上。惟有默默愁苦。在路不止一日。船到了清江浦。便過江到鎮江去。附了輪船回上海。不知回到上海。兩人如何相遇。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

冒嫌疑情女諫頑郎

原來鶴亭在上海。四月間便聽得北方風聲不好。各家報章。議論沸騰。十分心急。到四月底。發了個電信給戟臨。不見有回電。過了端午節。匆匆便附了輪船到天津。要進京接家眷。到得天津時。見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從塘沽到天津的鐵路。都有洋兵把守。各國兵船。佈滿口外。便先到海大道一家洋行裡。尋着一個朋友。打聽消息。並告以進京的緣故。那朋友極力勸止。說萬萬去不得。莫說京裏去不得。便是紫竹林也不能去。不

如且在我行裏耽擱兩天。再作道理。鶴亭雖一意要走。怎奈行內諸人都說走不得。甚至有內地之人。遷到洋場來避亂的。就不敢行。不到幾天。便大亂起來。一面是拳匪攻紫竹林。一面是洋兵奪大沽礮台。外面訛言四起。國聞日日報館。也被拳匪毀了。一點信息也沒了。沒有幾天。聯軍又到了。攻打天津城。所有在洋場避難的人都藏在地窖裏面。糧也絕了。取此花生熬粥代飯。喫了又瀉。個不止。此時津滬輪船。斷了往來。欲走不得。連上海的消息也斷了。直到了九月間。陸純伯在上海開辦了救濟會。租了輪船。直放天津。載難民回滬。鶴亭纔得附了回來。又託了一個救濟會執事羅煥章。託其代訪尋妻女。及至回到上海。見了兩個電報。及棣華的信。纔知道他母女已在濟寧。便先發一個電信去通知。然後連夜起身。到了鎮江。取道清江浦。兼程進發。到了濟寧。纔知道妻子過了。携了女兒。運柩到滬。暫在廣肇山莊寄厝。一切事情都已停當。纔向棣華談起伯和失散後。絕無消息的話。棣華在父親跟前。不好說甚麼。只道既然有了救濟會。自然少不得也要到上海。請父親在外面留心打聽便了。鶴亭道。我有店開着。他是知道的。既然到了上海。他總會到我店裏來。此時只怕還流落在北邊。也未可知。只得



又過了一年  
是壬寅  
年了

聞此說不  
怨不怒而  
喜是  
何等  
情

補叙伯和  
以前之事

託人到北邊去打聽的了。並且親家那邊。也沒有信消來。不知如何。也甚耽心。待我寫个信去。託人打聽罷。說罷自去。原來鶴亭向有一房姨娘。在上海居住。前兩年生下一个小兒子。今年三歲。因爲是屬狗的。小名就叫狗兒。棣華與庶母同住。更是處處避嫌。不敢露一些愁苦。只有晚上。獨對燈花垂淚。挨過了殘年。北方大事粗定。開河之後。便有到天津輪船。鶴亭寫了一封信。與了盤纏。叫李富到京裏去投信與陳戟臨。李富叩別自去。不多幾時。得了李富來信。纔知戟臨夫婦被害。仲藹已往陝西。伯和仍無下落。棣華得了此信。愈加悲苦。如此又過了一年多。棣華暗中流下的眼淚。少說點也不止一缸了。忽然一天。鶴亭悻悻然走了回家。對棣華說道。你說陳家這畜生。一向在那裏來。棣華聽了。愕然不知所對。鶴亭把桌子一拍道。他一向只在上海。却藏着不來見我。棣華聽了。心中暗暗的念了一聲佛道。只要旅人無恙。就是父親動怒。不免慢慢的勸得息下來。鶴亭又道。他在天津。不知怎樣。拐了人家許多金銀首飾衣服等物。前年便到了上海。結交一个甚麼辛述環。由這個辛述環勾引了他。就識了無數的狐羣狗黨。在上海大嫖起來。去年五月。討了一个妓女。叫甚麼金玉。過个沒有幾個月。這金如

全用錫亭  
並述出  
倚從和  
一遞叙來  
則種醜  
妓免有  
態未觀  
累筆矣  
之可見  
義之非  
不詳得

玉就馨其所有。席捲而逃。便把他鬧窮了。又吃上了鴉片煙。從去年冬天便落魄下來。在虹口一帶的小煙館裡住宿。近來竟鬧到求乞了。你說可氣不可氣。棣華聽了一席話。如冷水澆背。如天雷擊頂。如萬箭攢心。那酸甜苦辣的味道。一齊向心上湧來。見父親十分動怒。又不敢說話。鶴亭又狠狠的歎了一口氣。棣華道。這是女兒命苦所致。父親不必動怒。休要氣壞了身子。鶴亭道。當日看他小孩子時。人甚聰明。就是後來長大了。我也看他舉止端方。心中甚是欣慰。却不道一變。變到如此。此刻我打發人找他。去等找了來。且叫他在家里住下。先叫他把鴉片煙戒了。再說。棣華低頭道。父親。只當疼惜女兒。鶴亭嘆了一口氣。起身自去。棣華獨自一個暗暗垂淚。想他爲何一旦顛倒至此。總是所交非人所致。但願此番尋着他。等父親勸戒得他醒悟了。便好。大約年輕男子在外胡鬧。都是不免的。他離了父母。無人管束。他自然有糊塗的時候。這也難怪。只是太把身子糟踐了。想來想去。又怪着出京之日。自己不該過於矜持。叫他不肯同坐一車。以致失散。這都是我害出來的。越想越是追悔。便拿指甲自掐起來。且說鶴亭相識一個朋友。叫做卜書銘。是開鴉片煙館的。伯和有錢的時候。常去買煙。買得多。便相

鶴亭也是  
多情

這個謊撒  
得太勉強  
了

凡是吃烟  
的人偏都  
說沒有癮  
癮可發一  
笑

熟了。彼此通過姓名。也略知伯和的來歷。一天鶴亭對他說起女婿失散的事。書函問起他女婿姓名。正是陳伯和。便如此這般的告訴了一遍。鶴亭便託他去找尋。自己便回來告訴女兒。然後回到店裏。不多一會。書銘帶了伯和來。伯和不免上前拜見。鶴亭看時。只見他骨瘦如柴。面目黧黑。此時三月裏。天時上海尚冷。他只穿了一件破舊竹布長衫。十分瑟縮。鶴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當着書銘和衆多夥計。不便說他。等書銘坐了一會。辭去了。方纔把他帶到家裏來。在書房中坐定。問他以前的事。伯和道。我因為失散後。流落到上海。所以不敢相見。鶴亭笑道。誰不知你在天津發了橫財。到上海來嫖了个不亦樂乎。娶了个妓女。被他捲逃了。累得你一寒至此。此是已往之事。且不必提了。你爲甚麼又吃上了鴉片烟。這個東西。便是一生之累。我見了他。恨如切骨。你從今可住在我這裏。先把鴉片烟戒了。好好的在這裏溫理舊業。將來也可以望个上進。伯和道。我吃烟並沒右癮。不過頑頑罷了。鶴亭道。只要如此便好了。你令尊令堂都沒了。你可得信。但和大驚道。這早幾時的事。鶴亭道。可見得你是昏天黑地的過日子。連父母信息都不去打聽。打聽說罷。取出李富的信給他看了。也不免流下淚來。鶴亭

父母慘死  
爲子者得  
信流下淚  
四字之上  
加三也其  
免可知世  
孝真有人  
子令人一  
嘆令體貼  
何等體貼

我看到此  
等處便欲  
下淚不知  
何故

大也勸人  
他不答其  
心中必不  
以爲然者  
不可不知

走到樓上。叫姨娘檢出一身棉衣服來。叫丫頭拿下去。給伯和更換。轉過棣華房裏。對他說。知伯和來了。要留他住下。叫他戒烟的話。棣華把臉漲的緋紅。開口說話。却又說不出來。鶴亭道。女兒有話只管說。何必如此。棣華方開口要說時。又頓住了。臉上又是一紅。鶴亭道。奇了。有甚麼說不出的話呢。棣華方纔囁嚅說道。女兒聞得戒烟不得。法要開出病的。父親要我戒烟。一面要請醫生來調理。着方好。鶴亭道。這容易。醫生彭伴漁和我老朋友。我回來寫個條子。請他天天出診時。順便來一次。便是了。說罷便下去。又故意回頭笑道。女兒放心。我絕不難爲了他。一句話說得棣華雙頰緋紅。鶴亭便笑着下去了。棣華暗想。父親到底疼惜女兒。方纔那等大怒。此刻他來了。便一點氣也沒了。我說的話。千依百順。不知我棣華何等福氣。投了這等父母。但不知終我之身。如何報答罷了。又因伯和到了。肯住在家裡。戒烟心中又是一暢。且夕。只望他戒烟之後。調理好身子。便如願相償了。不說棣華心事。且說鶴亭下去。見了伯和。又好好的勸戒一番。伯和只是低頭不答。鶴亭把他安頓下。便到店裏。叫一個老成夥計。到家去陪了伯和去洗浴。又寫了條子。請彭伴漁。自此伯和就在岳家住下。偷使他就此改過。

上海竟是不祥之地  
可嘆

寫敗子如畫

直到此時  
還自是賣

自新戒去烟癮成就了婚姻豈不是好。豈知他在上海把心鬧野了。在家裡總覺得不安穩。住了三四天。便不耐煩溜到外頭去了。偷是到外面去散一回步。又回來了。就是出去也何妨。無奈他這一去就不回來了。鶴亭見他兩天不回。有點疑心。到書房裏一看。桌上放着一個心愛的宣德爐沒了。只得又去找卜書銘。託他找尋。尋了三天。方纔尋着。帶了回來。身上的棉袍也沒了。穿了短衣。問他時說是當了。問他的當票。却又賣了。問他宣德爐却也拿到冷攤上賣了。鶴亭只得付之一嘆。又苦苦的勸了一番。樣華見父親如此相待。更加感激。詎奈伯和死心不改。回來之後。住了兩天。仍舊溜了出去。如此三四次。鶴亭惱得沒法。便來和女兒商量。怎生勸得他改過。父女兩個相對愁歎。樣華向父親跪下。說道。女兒有一個辦法。乞父親恕了女兒之罪。方敢說。鶴亭道。女兒何故如此。快起來。有話但說無妨。樣華道。女兒從小就和他同研讀書。彼此是見慣了的。後來訂了親事。搬開幾年。及至出京之時。又是同伴起身。那時女兒爲的是未曾成禮的處處迴避。偏又一個車夫回絕了不肯行。只賸了一輛車子。害得他不肯同坐。一車徒步相隨。方纔散失。以致今日。這明明是女兒害了他。他此刻染了個痼疾。父親那

迫不得已  
而去此  
華心苦矣

不知從何  
而得小兒  
女此等心  
事此等情  
形

想此時兩  
張紅臉面  
兒相映甚  
好看也  
倒是伯和  
不答奇極

般苦勸他。只不聽。說到這裡頓住了口。好一會方纔流下淚來。道：女兒想來兒女之情。是人人都有。當日出京時。女兒也承他十分體貼。今日裏過父親。女兒打算含羞。冒恥下去。見他當面勸他一番。或者他肯改亦未可知。望父親恕女兒越禮之罪。鶴亭嘆道：女兒起來罷。你們從小是相見的就是見見。也不為越禮。你便去勸他罷。能毅勸得轉來。便好。勸不轉來。便是我誤了你的終身了。棣華含淚起來。鶴亭便起身下去。索性到店裏去了。讓女兒去勸他。棣華起身。要下樓。只覺得一陣面紅耳熱。起來腳下便軟了。心頭小鹿亂撞。重復坐下。按一下心頭。又站起來。要走。不知怎樣。只是心跳不止。又歇了一會。方纔勉強扶下樓梯。走到房門口。又是一陣心跳。好容易按定了。進得門來。又是一陣臉紅。伯和正躺在榻上。看見棣華進來。暗暗詫異。也不覺自愧起來。現於顏色。只得起身相見。說得一聲姊妹。請坐。棣華倒覺得一陣陣的心跳不止。回答不出來。只在書桌旁邊坐下。良久方說道：許久未見賢弟。清減了許多了。伯和低頭不答。棣華道：自從那天失散之後。不知賢弟怎生到的上海。伯和仍舊低頭不答。棣華道：總是怪我過於避嫌。以致賢弟如此。往事也不必論了。此刻家父請賢弟在此暫住。倘有不到。

不是自己  
見外實係  
自外生成  
也

又用自責  
棣華豈是  
情人竟是  
聖人

之處不妨直說切不可放在心裏自己見外伯和聽了登時臉上漲的緋紅棣華道家父勸賢弟戒烟本是好意偷戒的不狠舒服不妨慢慢的戒也不必過於急切致傷身子伯和突然說道我這兩口烟這一輩子也戒不掉了棣華說開了頭正要往下說去不提妨被他突然攔了這一句不覺頓住了口中暗想他從前情性甚是溫和何以一變至此因又說道戒不掉也不要緊不過家父最厭的是這個賢弟縱不肯長戒何妨暫戒幾個月好讓家父歡喜歡喜將來我們成過禮之後任憑吃多少我再也不敢攔阻伯和道就是我老子復生我這兩口烟是性命不能戒的我此刻一貧如洗拿甚麼成禮我是打算定了做得好便好不好我便當和尚去棣華聽了不覺愕然暗想爲甚變成這個樣子了正要尋話往下說時有人在外面叩門丫頭開了門却是他父親帶着彭伴漁來看病連忙從後面門口迴避到樓上去了暗想天下沒有不能感格的人他今日何以如此見了我只管淡然漠然莫不是我心還有不誠之處以致如此或是不善詞令說他不動聲色怎能够剖了此心給他一看呢默默尋思不禁又撲簾簾的滾下淚來過了一會鶴亭送了彭伴漁出去又到樓上來問道女兒勸得他怎樣

了。棣華正欲回答。只見丫頭跑上來說道。陳姑爺又出去了。不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遁空門 憫惻悵情天

遭故劍 忙忙逃恨海

却說鶴亭聽得伯和又去了。只長嘆了一聲道。女兒。這是你的命。我也無可如何的了。棣華不覺流下淚來。鶴亭也無心再問。搭越着走了下來。也不去再尋伯和。只索由他浪蕩着去。心中還打算他在外面受盡了折磨。或有回心轉意之日。誰知伯和這番出去。竟至無可跟尋。可憐棣華寸心如結。說不盡那一種抑鬱纏綿。有時他姨娘過來勸慰。倒觸起他思念母親的心事來。從此懨懨成病。茶飯少進。日見消瘦起來。張鶴亭愛女心切。想設法尋回伯和。再爲解勸。又怕他仍前逃避。反與女兒添些病症。真是左右爲難。這天店中無事。便回到家中。看望女兒。棣華正在欹枕憩息。鶴亭坐定。先說些閒話。慢慢提到伯和這件事來。因嘆口氣道。論起來。這件事總是我誤了女兒。當日陳氏



堂堂正女  
非盡兒大  
私情也

早點出這  
個主意只  
怕還好

此等人遠  
望可以感  
格真是痴  
此女乃蔡  
讀孟子一  
笑知果然  
不出卿之  
所料

來求親時。你們只有十二三歲。不該應草草答應了他。以致今日之誤。隸華道。父親千  
萬不可如此說。天下事莫非前定。米已成飯。女兒斷不敢怨天尤人。此刻只有聽其自  
然罷了。只念着當日同居時。陳家兩老。女兒甚是多情。此時定了翁姑之分。女兒未  
曾盡得一點孝心。他又不幸遇了那一班損友。學的流連忘返。女兒德薄不能感格。得  
他回心。此正是女兒罪案。父親何故引起過來。鶴亭道。我此刻想了一個主意。且把他  
尋回來。也不必要他戒烟。便設了烟具。儘他去吃。擇日先成了禮。把他招贅在家。然後  
由女兒慢慢勸他。或者他仍舊讀書。或者在店裡幫着做事也好。只是我又愁到一着。  
萬一他成親之後。依然如此。豈不更是為難。隸華道。論理這等事。不是女孩兒家可以  
插口的。然而事至今日。也是無可如何。父親只管照此辦去。女兒想古人有言。至誠金  
石。為開到了成親之後。女兒仗着一片血誠。或者可以感格得過來也。未可定。萬一不  
能。那就應了孟子兩句話。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惟有自己安命。斷  
不敢有所怨。尤此時我們不知他蹤跡便了。已經知道了他的蹤跡。倘再俄延不辦。萬  
一他在外面磨折壞了。就是父親也無以對其父母。鶴亭聽了。點頭不語。良久乃道。如

有小兒女  
之人聽者  
不可隨意  
作小說讀  
過也  
寫盡蕩子  
下場

算是他的  
志氣一笑

寫病情如  
見

此我便去尋他來便了。說罷逕自出來。暗想我這般一個賢慧女兒。可惜錯配了這麼一個混帳東西。總是當日自己輕於然諾所致。看了這件事。這早訂婚姻是幹不得的。一面想着。便順着脚步。去三馬路烟館裏。訪卜書銘。問伯和下落。書銘道。他近來貧病交迫。前兩天還到我這裡來。借了兩角洋錢去病的。不成個樣子。我還勸他說。丈人待你狠好。你爲甚不願在那裡。何不仍到丈人家去。他那裡未必多了你一個人吃飯。他倒說。我不慣仰人眉睫。我聽了這句話。倒不便再勸他了。鶴亭聽了。笑不得。惱不得。只是嘆氣。因央及書銘代爲尋覓。書銘便叫一個夥計去尋。去了許久。回來說道。他病的了不得。本來住在虹口廣華昌小烟館裡。後來人家因他病的過重了。恐怕有甚不測。便把他送到廣肇醫院去了。鶴亭聽說。吃了一驚。連忙別過書銘。坐了車子。趕到廣肇醫院去看。只見伯和十分昏沈。問那伏侍病人的人。要了藥方來看。開的脈案。是由瘧疾轉傷寒。是個險症。急的搓手頓足。走近伯和榻前問道。賢婿。你覺得怎樣了。伯和張開眼睛。看了一看。仍舊閉上。答道。不怎樣。再問他時。便不答了。鶴亭無奈。只得叮囑伏侍的人。小心伏侍。等病好了。自當重重酬謝。說罷自回家去。思量此事。告訴棣華。不好不

已是十分着急矣

善於體貼  
鶴亭非徒  
特岸然道  
貌之長親  
比也

從前叫過  
多少賢弟

訴也不好。躊躇沒了主意。回到家去。只得含糊說是伯和有點病。等好了就來。禁不得  
棣華百般追問。問是甚麼病。在那裏。既然病了。爲甚不叫他到家來養病。鶴亭被他  
追問不過。只得直說了。棣華大驚道。這個如何使得。醫院雖說有人伏侍。那都是公衆  
的人。要茶要水。怎得便當。父親爲甚不叫他到家來養病。鶴亭歎道。我問他說話。他都  
不答應了。怎麼再和他說話。棣華更是驚慌也。顧不得甚麼了。便道。父親可容女兒去  
看他。一看。鶴亭道。去就是了。只是不可過於勸他。他家來。他不願到我家。總是另外有甚  
意見。此時他病的不能動了。本來不難把他抬了來。爭奈他向來不願意。一旦乘其  
不能抗拒的時候。強了他來。未免心中要動氣。病人動了氣。豈不是代他添病麼。說罷。  
便叫包車夫預備。棣華帶了一個老媽子。一個小丫頭。同坐車到了廣肇醫院。入到病  
房。只見房中支了四個板鋪。三個都空着。伯和睡在一個鋪上。病的面青唇白。瘦骨難  
支。緊閉雙眼。棣華由不得一陣心酸。却說不出話來。在床沿上坐下。輕輕的在額上摸  
了一下。覺得乾熱。伯和睜開眼來。一看。棣華忍不住流下淚來。叫一聲。陳郎。覺得怎麼  
樣了。伯和有氣沒力的說道。辛苦。棣華道。這是妾害出來的。望郎君善自調養。得郎病

此時忽然  
換轉陳郎  
一寸芳心  
正不知打  
幾多時候  
矣

知其知  
屬其不  
感也隨  
而入微

愈。妾願。貶。為。妾。媵。以贖。前。罪。伯和。搖。一。搖頭。棣華。伏。下。身子。來。道。家。父。勸。耶。戒烟。本。是。好。意。耶。既。不。能。戒。重。是。無。妨。不。知。可。是。戒烟。得。的。病。伯和。道。不。是。棣華。道。耶。君。千。萬。寬。心。養。病。這。裏。不。方。便。不。如。仍。到。妾。家。去。妾。當。捐。去。一。切。羞。怯。嫌。疑。親。侍。湯。藥。伯和。嘆。口。氣。道。我。不。能。動。了。明。日。好。點。再。說。說。着。話。時。便。有。人。拿。進。一。碗。藥。來。道。陳。先。生。吃。藥。了。可。要。我。扶。你。起。來。棣華。道。扶。起。來。怕。不。方。便。了。煩。你。拿。個。湯。匙。來。罷。那。人。答。應。便。去。拿。來。棣華。親。自。拿。湯。匙。喂。着。吃。此。時。伯和。連。咽。藥。的。氣。力。都。沒。了。喂。進。去。便。從。口。角。裏。流。出。來。棣華。由。不。得。一。陣。陣。的。心。中。悲。痛。道。陳。郎。怎。樣。了。伯和。噙。了。兩。聲。道。方。纔。我。一。陣。昏。迷。此。刻。再。灌。我。可。以。咽。了。棣華。再。喂。一。匙。偏。又。灑。了。一。半。在。外。忙。把。手。帕。揩。了。叫。小。丫。頭。到。後。面。娶。一。碗。清。水。來。噉。了。口。叫。老。媽。子。丫。頭。都。到。外。頭。去。自。己。把。藥。呷。在。口。裏。噙。住。伏。下。身。子。哺。到。伯和。嘴。裏。去。看。他。咽。了。再。哺。一。連。哺。了。二。十。多。口。伯和。搖。頭。說。不。喫。了。棣華。看。那。碗。時。只。賸。了。半。口。藥。就。攔。過。一。邊。伯和。道。你。口。苦。棣華。道。陳。郎。妾。心。更。苦。呢。說。得。這。一。聲。那。眼。淚。便。和。斷。線。珍。珠。般。撲。簌。簌。落。個。不。住。抽。抽。咽。咽。的。哭。起。來。俯。和。嘆。了。一。口。氣。道。姊。姊。只。叫。得。一。聲。便。不。言。語。了。棣華。道。耶。君。不。可。再。這。種。稱。呼。妾。身。

已爲耶君所有。今日侍奉湯藥，是妾分內事。千萬寬心調理，不可多心。想這個，那個，正說話時，鶴亭來了。丫頭老媽子都跟着進來。鶴亭問道：「好點沒有？」棣華道：「纔吃下藥去，鶴亭向旁邊一個空鋪上坐下。」棣華道：「此時太沈重了，不便家去。只是這瘦臘，一把骨頭的人，睡在這板床上，怎生禁得住？」請父親回來叫人送一個棕榻來罷。這裏動用東西，都是頂粗的茶碗、茶壺之類，亦請送一兩件來。鶴亭道：「這個都容易。」女兒先回去罷。棣華道：「女兒打算今天先不回去，等伏侍得好點了，明天一同家去了。」鶴亭躊躇道：「只是晚上睡在那裏？」棣華道：「那裏還有睡的工夫？這個倒不消慮得。」老媽子在旁邊說道：「方纔我們到後面園子裡去，看見有伏侍女病人的婦人，他們另外有住房，困了時，和他們商量去歇一會，只怕也可以使得。」鶴亭聽說，只得由女兒的便，先自去了。打發人送了棕榻、鋪蓋和茶壺、茶碗之類來。棣華叫來人，先把對過的板鋪卸下，安上棕榻。一回頭，看見桌上放着一副殘破的鴉片烟具，暗想：「這個東西如何用得便？」叫來人去把店裡待客的一副烟具取來暫用。來人答應去了。這些來人無非是店裡打雜出店之類，都知道伯和是個未成親的女婿。棣華是個未出嫁的女兒，今見此舉動，未免竊

而行我志也者是以難

恨  
海

九十

竊私議。有個說難得的。有個說不害臊的。紛紛不一。不說衆人私議。且說棣華鋪設好了。棕榻。便叫老媽子帮着扶起。伯和。伯和一手搭在棣華肩上。棣華用手扶住了。腰扶到棕榻上。放下。伯和對着棣華。蹶然一笑。棣華不覺把臉一紅。忽然又回。想道。我已經立志來此侍奉湯藥。得他一笑。正見得他心中歡喜。我何可又作羞怯之態。使他不安。大凡有病之人。只要心中舒暢。病自易好的。我能博得他舒暢。正是我的職分。想罷。索性也對着伯和。舒眉一笑。伏侍睡下。索性盤腿坐到床上。俯下身子。百般的軟語溫存。又在身邊解下那白玉雙喜牌。給伯和看。道。自從失散以後。這東西。妾一日不曾敢離身。伯和見了。不禁滴下淚來。棣華忙道。妾與郎看。不過要郎知妾一向思念之苦。豈可因此傷心。說着話時。烟具也送來了。棣華打發老媽子先回去。單留下小丫頭伺候。便代伯和燒烟。爭奈這東西。向來不曾頑過。好容易纔裝上了。遞給他吃。此時伯和在槍上。竟不能吸了。另用一個小竹管。插在烟槍嘴。上。棣華一手捧槍。一手拿燈。方纔吃得下去。這一天。棣華就在院裏伏侍。連夜飯也不曾吃。捱到半夜。裡伯和燒熱大作。咕語模糊。小丫頭在空鋪上橫躺着睡了。棣華十分悲苦。不住口的輕輕叫。陳郎。伯和清醒

吸鴉片之苦如此

如聞其聲

壽子回頭  
已來不及  
萬古傷心

一陣糊塗一陣。接過了一夜。次日早晨。本院的醫生來看過。一面診着脈。只是搖頭。開了方。棣華照昨天的樣子。哺了藥。病人此時。已是連眼。睛都不張的了。午間。鶴亭帶了伴漁來看。棣華此時。也不迴避了。伴漁看了。也是搖頭。又取本院藥方。看過。醫院的規矩。是沒有不開方之說。但是病人。一口氣。還在。總要發藥的。這個方。錯是一點。也不會錯。只不遇。盡人事罷了。我遇了。這個症。是不敢開方的了。鶴翁我看。你不如同他。備點後事罷。只在這一兩個時辰內的了。說猶未了。忽聽得。甸的一聲。猛抬頭看時。原來是棣華。暈絕在地。鶴亭忙來。抱起亂叫。伴漁道。徒叫無益。快掐他人中。鶴亭依言。用力一掐。棣華。驀地。裏嘩的一聲。哭了。出來道。陳郎。奴害得你苦也。顧不得伴漁在旁。三步兩步。走近榻前。去看。只見。伯和。雙頰。緋紅。額黃。唇白。已是有出氣。沒進氣的了。棣華。哭道。陳郎。你看。奴是誰。來。伯和。微睜。雙眼。道。姊姊。我負你。說罷。那身子。便慢慢的。涼了。兩頰。的紅也。退了。竟自。嗚呼。哀哉了。棣華。這一場。哀痛。非同。小可。只哭了。個死去。活來。鶴亭。只管。跌脚。伴漁。迄自。嘆氣。小丫。頭見此。情形。慌了。也哭起來。院中人。役。知道。人死了。便來。七手。八脚。抬到。殮房。裏去。鶴亭。便去。置辦。衣衾。棺槨。棣華。哭得。淚人兒。一般。親

我亦哭矣

爲沐浴更衣。又向院中伏侍女病人。婦人借了一把剪刀。把自己十个指甲都剪了下來。又剪下了一縷青絲。裹在一起。放到伯和袖內。說道：陳郎，你冥路有知，便早帶奴同去也。說罷大哭。旁邊看的人也代他流淚。內中有知道的，說這个還是未婚妻呢。衆人益發稱贊。閒話少提。且說當下大殮已畢。在這醫院之內。不能成禮。便送至廣肇山莊。暫時停在殯房裏面。棣華哭別了。跟隨父親。回到家中。鶴亭只坐在堂屋裏出神。棣華逕自登樓去了。鶴亭出够一回神。嘆一口氣。正要到店裏去。忽見棣華手中握着一把頭髮。走下來。對着自己撲懷跪下。放聲大哭。鶴亭吃驚。看時。只見他頭上那十萬八千根煩惱絲。已經齊根剪下。不覺惶驚失錯。道：女兒你這是在做甚麼。來。棣華哭的多時。方纔說道：女兒不孝。要求父親格外施恩。放女兒回家去。鶴亭跌足道：女兒你這是何苦。我雖是生意中人。却不是那一種混帳行子。不明道理的。你要守。難道我不許你。你何苦。竟不商量。便先把頭髮絞了下來呢。棣華哭道：父親。你可憐女兒。翁姑先喪。小叔尙未成家。叫我奔喪守節。也無家可奔。斷沒有在娘家守節的道理。這一條路。女兒也是出於無奈。女兒此番出去了。望父親只當女兒嫁了在陳家守寡。也是一般女兒。

我真是可憐  
淚下矣



本打算一死以了餘生。因恐怕死了父親，更是傷心，所以女兒這個還是下策中之上策。父親疼惜女兒一場，將就再順了女兒這一次罷。說罷，放聲大哭。姨娘在旁邊解勸不得。鶴亭無奈，只得央人介紹到虹口報德菴住持處說了擇了日子來接。到了那天，棣華先拜別了家堂祖宗及母親，望空拜別了丈夫。然後拜別父親，說道：女兒不孝，半路上撇了父親，望父親從此勿以女兒爲念。倘天地有情，但願來生再做父女，以補今生不孝之罪。鶴亭到此也忍不住放聲大哭。道：女兒苦了你也。棣華又對姨娘跪下道：女兒不孝，半路上撇下父親，望六之人動輒須人招呼。望姨娘善爲護持，做女兒的生生世世犬馬報答大恩，說罷叩下頭去。姨娘慌忙挽住回拜，哭做一團。哭够多時，棣華又抱起了五歲的小兄弟狗兒，說道：好兄弟，你在外聽父親命令，在家聽母親的教訓，將來長大成人，孝順父母，你姊姊不孝之罪已經通天，你不必記念我也。說得那五歲孩子也哀哀痛哭。大家又珍重了一番，棣華便起身向報德菴而去。當日祝髮爲尼。鶴亭自從棣華出家之後，終日長吁短嘆，悶悶不樂。忽然一天，一個人闖到店裡來，對着鶴亭，納頭便拜。鶴亭吃驚看時，正是仲藹。仲藹拜罷，猝然便問：孀伯可知家兄現在那

郎君誤矣  
貞烈之人  
未有多  
情者也

比所以猝  
然問哭果  
然是你之  
故也

真鶴亭見了仲藹。心中又加悲惶。執手相見。讓到客座裡坐。一面告說。令兄已不在。了。仲藹聽說。放聲大哭。道。哥哥不道果然是你。也。哭倒在地。良久。鶴亭含悲勸住了。仲藹方纔問起。家兄到此。可曾成親的話。鶴亭嘆了一口氣。從當日合伴出京。半路失散說起。直說到醫院病重。女兒親往伏侍湯藥。與及出家爲止。只不知伯和在津。所發的橫財。是何來歷。仲藹揮涕道。我嫂嫂又多情。又貞烈。哥哥你負煞嫂嫂也。鶴亭問起。仲藹這兩年的事。仲藹道。姪自從到了陝西。當了一年多的採辦。加之孫觀察諸多照應。好歹掙了萬把銀子。又由文童保舉了一個巡檢的前程。回鑾之後。又幫了孫觀察幾個月。纔請假入京。連先父母靈柩南來。打算到蘇州就親之後。再運回廣東。今天纔到。奉了靈柩到廣肇山莊。不料看見同號的一副靈柩。題着南海陳公伯和之柩。心下萬分疑惑。所以急急到姻伯這裏打聽。不料果是家兄。不知嫂嫂出家之後。可還回來。報德菴男子能否進去。可否令小姪見嫂嫂一面。鶴亭道。菴裡只怕男子不便進去。今日先望忌日。小女回家祭奠。此時只怕還在家裏。仲藹道。如此。敢煩姻伯引去一見。鶴亭便帶了。同到家裏去。讓在書房坐下。叫丫頭到樓上去說知。一會兒。棣華下來。緇流打扮。

到底還是  
自責一情  
字豈足以  
盡之  
計算到百  
年後事真  
是情到海  
枯石爛時  
也

歸結全書  
也

面黃肌瘦。神采無光。仲藹忍不住放聲大哭。拜倒在地道。我哥哥負煞嫂嫂。兄弟又不能早日南來。以致嫂嫂如此。今日特來請罪。棣華也大哭回拜道。叔叔請起。這是我命犯孤辰。寡宿。害了你哥哥。所以出家懺悔。想起來。迨自心痛。叔叔萬不可如此說。望叔叔保重。早點娶了嬌嬌。生下兒女。代你哥哥立一個後。未亡人雖已出家。不得爲母。亦代你哥哥。感入肌髓也。仲藹聽了。愈是哭不可仰。坐了一會。棣華便辭了上樓。仲藹也要辭去。鶴亭道。不知賢姪住在那裏。不嫌簡慢。何妨住到這裏來。仲藹道。此番出京。有人寫了封信。介紹住在德昌字號。行李已經搬去了。並且小姪即日就動身到蘇州。雖然有了先兄期喪。不便娶親。也得先見了家岳。定個日子。說罷便辭了出來。到德昌取了行李。逕到蘇州。先入了客棧。按着從前寫下的住址去查訪。誰知到了那裡。已是門是人非了。問了兩家鄰舍。都說。王中書那年回來。不久就死了。纔終了七。他妻小便帶了女兒到上海。招女婿去了。仲藹暗想。只我便是女婿。他又招甚麼。女婿並且熱裏裏面。那裏有招女婿之理。無奈問了幾家。都如此說。只得快快回到上海。仍住在德昌字號裏。終日寡歡。號主歸荃書。問知情由。道。或者他們沒了男子。到上海投親。也難說的。

以守身如  
玉四字也  
足寫盡情  
仲藹之情

一部書中  
伯和浪蕩  
嫖無可寫  
之處處其  
只用虛寫  
不着一字  
而文非不  
能實寫以  
等狎辱之  
其視專摸  
寫相去之  
小如也  
此所謂情  
天恨海

蘊 藻

何妨登个告白訪問呢。仲藹依言，登了个訪尋王樂天中書眷屬的告白。半个月，杳無信息。仲藹更是不樂，暗想：我數年來守身如玉，滿望今日成就了婚姻，誰知來遲了我的表妹，不知遷徙到那裏去了。歸荃書見他終日悶損，不免設法代他解悶。一日邀了幾個朋友，同着仲藹，到妓館裏吃酒消遣。一時燈紅酒綠，管絃嘈雜，大眾猜拳行令起來。仲藹仍是毫無情緒。忽然一个妓女丰姿綽約，長裙貼地而來，走到仲藹右首，一个朋友後面坐下。仲藹定睛一看，不覺冷了半截身子。原來這人和王娟娟十分相像，不過畧長了些。那妓女也不住的對仲藹觀看。仲藹忽然想起小時候和娟娟一起頑笑到定了親時，大家背着人常說：難道將來長大了，還是表兄表妹麼？這句話是大家常說的。這個人如此相像，我終不信。果然是他，待我把這句話提一提，看是如何想罷。等那妓女回臉看自己時，便說道：難道還是表兄表妹麼？那妓女聽了，登時面紅過耳，馬上站起來，對那客人說道：我還要轉局去。你等一會來罷。說罷，拔腳便跑。仲藹此時纔如冷水澆背一般。登時兩眼昏黑，連人帶椅子，仰翻在地。衆人吃了一大驚，只當他發痧，用痧藥亂救了一陣。仲藹道：我偶然昏暈，並非發痧。這會好了。歸荃書也不知就裏。

忙把。他。送。回。號。裡。去。仲。藹。拿。自。己。和。哥。哥。比。較。又。拿。嫂。嫂。和。娟。娟。比。較。覺。得。造。物。弄。人。未。免。太。甚。浮。沈。塵。海。終。無。慰。情。之。日。想。到。此。處。萬。念。皆。灰。即。定。日。運。了。父。母。兄。長。靈。柩。回。廣。東。安。葬。把。掙。來。萬。金。分。散。貧。乏。親。友。披。髮。入。山。不。知。所。終。

## 西 江 月

精衛不填恨海 女媧未補情天

好姻緣是惡姻緣 說甚牽來一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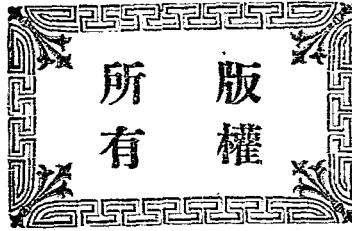
底事無情公子 不逢薄倖嫖娼

安排顛倒遇顛連 到此真情乃見

## 恨 海 終

第十回 遁空門惘惘悵情天 遭故劍忙忙歸恨海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再版



著者 南海 吳 趼 人

發行者 福州 上海 廣智書局

印刷所 福州 上海 廣智書局

寄售處 各省 大書坊

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根 海)



.47  
S-6-4